

策政東遠的國英

MG
D886.10

4

策政東遠的國英

著編良叔黃

行發局書化文海上

1938



3 1763 0807 4

目次

第一章 英國外交政策與遠東問題

一 英國外交政策的幾個原則

二 英國外交政策的動向

三 英國對歐洲大陸的外交政策

四 英國外交與遠東問題

第二章 英日合作與遠東局勢

一 歷史的教訓

二 日本的新政策

三 英國的態度

目次

第一章 英國外交政策與遠東問題	一
一 英國外交政策的幾個原則	一
二 英國外交政策的動向	一
三 英國對歐洲大陸的外交政策	一七
四 英國外交與遠東問題	二五
第二章 英日合作與遠東局勢	二八
一 歷史的教訓	二八
二 日本的新政策	三一
三 英國的態度	三六

四	妥協的基礎	
五	幾種困難	四三
六	遠東和平之瘤	四八
七	中國的立場	五一
第三章	十五萬磅之英國新國防計劃	五四
一	新國防計劃之梗概	五四
二	一九三七年英國海空軍預算要點	五六
三	新國防計劃之特點	五七
四	新國防計劃之目的	六〇
五	新國防計劃對於國際之影響	六二
第四章	帝國會議後的英國立場	六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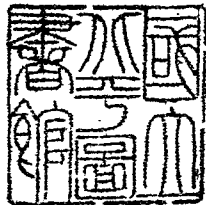
一 英帝國會議召開的原因	六七
二 英帝國會議討論的經過	七三
三 英國會議後的外交與國防	八〇
第五章 英國在遠東的軍事根據地	九二
一 英國與太平洋	九二
二 英國軍事根據地的一般形勢	九四
三 遠東第一道防線的香港	九七
四 新加坡軍港	一〇一
五 澳洲達文港	一〇七
第六章 英國遠東政策的檢討	一一一
一 英國的遠東政策	一一一

二	九一八事變時英國內外的狀況	一一三
三	九一八事變初起時英政府的態度	一一八
四	九一八事變後英政府的初步政策	一二〇
五	英政府對於上海戰所持的態度	一二六
六	英政府的擁護國聯盟約	一二八
七	國聯決議案通過後英政府的態度	一三二
八	英國遠東政策的轉變	一三九
九	結 論	一五六

第一章 英國外交政策與遠東問題

一 英國外交政策的幾個原則

英國是一個大的帝國，地理的位置與國民的生活使得它的外交政策帶上許多特徵，尤其是戰後這十幾年來的一段歷史更覺得複雜。可以值得研究的頭等材料，除開 Colonel House 與 Lord Riddell 等一二人的筆錄與日記已經發表外，其他的都還封鎖在公私收藏裏。所以我們現在要想作一種純粹的科學研究是不可能的。最好的研究方法是集中於原則與方法，而略於細小節目，然後纔可以得着一條出路。嚴格的說，政策中的原則是政治哲學的實現，英國人歷來假定了政治與倫理的相互感應。但說到政策，其中有兩種不同的區分，一種是關係於人民的幸福，另一種是關係於國家的權威與榮譽，出發點是完全兩樣的。



英國外交政策中的第一個原則是和平，歷史上的例證很多。一八二四年喬治甘寧(George Canning)任外相時，訓令駐西班牙大使(Spratford)，內稱『英國政策中之重要目的在於保持世界和平。』格蘭斯頓(Gladstone)在其有名的West Calder演說中，謂英國外交政策之目的『應為保持世界各民族間之和平幸福。』一八九八年十月二十四日沙侯(Lord Salisbury)致書駐聖彼得堡大使史可德(Sir C. Scott)，『很少有幾個國家，自情感上及利益上着想，更較英國對於保持整個和平尤為關切。』費錫爾(H. A. L. Fisher)於論述勞合·喬治(Lloyd George)之外交政策時，稱『英國之最高利益常為保持世界和平。』張伯倫(Austen Chamberlain)於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日在 Guildhall 宴會中之演說，稱『英帝國內任何政治家之目的是，并且也應該是，保持和平。』一九三〇年帝國會議 Imperial Conference 開幕時，首相麥唐納(Ramsay Maedonald)致詞，『在外交範圍內，最大目的在求獲取并保持世界和平及維護英帝國在世界中之勢力。』綜合各時期內各黨政治領袖之意見：和平是英國外交政策中

的基本原則。

自歷史上說，和平這一個觀念，自從清教徒時代(Puritan days)，便已成爲了英國人輿論中的一個重要原素。就經濟的觀點說，和平便好像做生意Peace is good for trade，而生意的發展端賴於各國間保持正常的關係，一切的擾動俱足以影響商業的進行，而戰爭尤爲各種擾動之最激烈者，其必破壞商業無疑。再則因爲貿易關係，使得世界上各個國家處於互相依賴地位，非努力保持和平，不足以顧全彼此利息。戰後經濟尙未復原，兼之近世戰爭費用極大，不易負擔，故非謀和平不可。自內政上言，工黨的勃興與和平主義運動的進展，使得和平的觀念更深入人心。工黨的外交政策，把和平當做第一個目的，就代表一般羣衆的立場反對戰爭。除了工黨外，其他各黨亦主張和平，不過程度有深淺，方法有緩急，沒有工黨的主張來得那樣澈底。在英國，人民需要和平，如其政府不把和平當做外交政策中的一個目標，就會站不住腳，遲早得倒下去。就帝國各部份的關係上說，和平政策實屬不可缺少。

戰後帝國內各自治領地的權力日增，一九二六年的帝國會議與惠斯民法規 (Statute of Westminster) 幾使各自治領地處於完全獨立地位，不受英國政府之約束。現在各自治領地與英國本部在帝國內立於平等地位，對於外交政策之決定，具有同等發言權。且因各自治領地在地理上之地位不同，個別利益亦各異，除採取和平政策外，實無其他方法足以調和相間之意見。戰爭足以使各自治領地之利益處於相反地位，而造成帝國內部之分裂。舉例說，在太平洋沿岸的各自治領地非與美國維持友好關係不可，而戰爭發生時也許會使英、美兩國處於對立地位。因此和平政策實為延續帝國生存及安全之惟一方法。一九三三年在多蘭多 (Toronto) 舉行第一次英帝國關係會議 (First Conference on British Commonwealth Relations) 時，薛西爾爵士 (Lord Cecil) 申述外交政策委員會 (Commission on Foreign Policy) 之意見……

『和平為最重要之利益，和平之企求與保持應為帝國之最大目的。』

英帝國如果要想繼續生存下去，和平實為必需，在現在這樣一個時代，戰爭一

發生，便可以使得英國人有感覺到糧食斷絕的憂慮。要是戰爭擴大下去，也許會引起內部的變化及帝國的分裂，所以和平在英國外交政策中所佔的地位，在戰後比較在戰前還更顯得重要。

英國外交政策的第二個原則是貿易。遠在希臘時代，亞里斯多德曾說過，政府的惟一要務在於對人民保證衣食的供給與居住的安全。自從諾曼人征服時代起，這兩種基本考慮，便已存在英國人的心裏，但無論是求取衣食的供給或是居住的安全，都都需要強大的海上威力。爲求安全保障，自然需要海軍，但是沒有貿易，海軍亦無法維持；同時海軍的存在，也足以推廣貿易。英國早年的貿易史，已表現了這兩者相互的關係。在愛德華第三(Edward III)時代，商業艦隊被人認作是一種負擔，而不是國家的資產，因有海盜及敵國爲患，須加保護。稍後一般人纔逐漸明瞭到要想保護英國，使其不被外人侵入，非在海上擁有權力不可，至是政府始同時注意到海軍與貿易之共同發展。第一次航業法(Navigation Act)，通過於一三八二年李卻

第二 (Richard II) 當政時代，強制英籍人民無論販運進口出口貨物，均須使用英船，船上水手須大部份為英國人，以求『增實現已大量減縮之海軍。』一六五一年及一六六〇年通過之航業法，其目的在求發展英國之航業及工業，首受其影響者為荷蘭人，此類法案增長英人之海上威力，國土安存得以保障。按照航業法，商望艦隊在一六六〇及一六八八年中增加幾及一倍，海軍噸數則由六二、五九四噸增加為一〇一、〇三二噸。一六七二年有一個著作家曾經說過：『英國的利益，無疑的是貿易，只有貿易纔能使我們富裕和安全；沒有一個強有力的海軍，我們會是鄰國的俘虜，沒有貿易，我們不會有船與水手』。

英國歷史有不少的例子，可以表示海軍的建造足以引起商業的發展，而商業的擴大又足以增加海上的霸權。商業艦隊變成了海軍的第一綫預備隊，同時商業使國家財富日增，戰時藉軍力及財富二者為後盾，勝利可操左券，因以國家安全及商業發展為政策根據，英國人有時亦不惜犧牲和平主張以求推廣商業，故當年極力反對

教皇亞歷山大第六 (Pope Alexander VI) 詔書所創之貿易專利辦法。在西班牙人及葡萄牙人勢力全盛時代，英國商業大受影響，不得不出死力以爭取商業上之自由，以及海上的權利。要是不打破其他國家的商業專利，不增加自己的海軍力量，英國人的安全與未來的發展都將大受限制。

英國對於殖民地的政策表示商業與國家安全兩者間的密切關係，然而商業與國家安全都非依靠海上權力不可。李其蒙 (Admiral Richmond) 曾經說過：『美洲的殖民地與印度的居留都是市場；它們的最大貢獻是商業及國家安全；它們是海上權力構成的原素。』因為需要保障國家安全，所以便要維護商業利益，英國的政策是兼籌并顧。

英國人現在需要發展海外貿易，以求維持國家生存，較諸過去，尤為迫切。所有的茶、咖啡、可可、糖、米，百分之五十的肉類，百分之六十五的乾酪與牛油，百分之七十的穀類，全從海外輸入。全部的棉花、絲、銅、麻、鎳，百分之九十三

的羊毛，百分之九十八的錫與鋅，百分之九十四的鉛，百分之三十三的鐵，百分之九十六的流質燃料，均須從國外輸入，而此類原料對於英國工業實爲不可缺少。因是之故，維護商業之發展即保持國家之安全。斐爾(Ernest C. Fryl.)在其海上貿易(Sea-Borne Trade)一書中，申述商業對於國運之重要：

『沒有了貿易，英國既不能維持它的工業，亦不能供養它的軍隊，亦不能養活它的人民。海上交通之保持，在一九一四年八月，與阻禦敵軍之侵入，實處於同樣重要之地位。』

在英國外交政策中，商業之發展與國家之安全，有不可分割之關係，如此兩者遭受威嚇，則必使英人放棄和平政策，幾百年來已如此，於今爲尤甚。記住拿破崙的名言：『英國是一個店員國家』(A nation of shopkeepers)。

英國外交政策第三個原則是尊重人民公意，社會力量之伸展，常足以影響及於政策之決定與變遷。在歷史上，英國曾因宗教觀念而加入新教國家之集團，以獲取

宗教自由相號召。十八世紀之末及十九世紀之初，反對奴隸制度之運動，影響及於英國外交政策之改變者至大。『自由』觀念深入英國人心，拜倫 (Lord Byron) 爲希臘獨立而捐軀，史文朋 (Swinburne) 歌頌意大利之統一，都是最好的例子。格蘭斯頓曾說過：『英國的外交政策應常自「愛自由」出發。』但英國因採行議會制度，對於外交政策之決定，議會常視國民之公意而有所主張，故對於担保 (Guarantee) 與制裁 (sanctions) 諸事，常爲極遲緩而軟弱之表現。

英國外交政策中的第四個原則是保障國家安全，爲求達到這個目的，首先要保持海上霸權，要圖保持海上霸權，必須一方增加自己的海軍力量，另一方防止其他國家之海軍的過分發展。自從諾曼人征服英國時代起，保障英國諸島之安全，防止外敵之侵入，便已成爲了外交政策中的主要着眼點。英格蘭是一個島國，與歐洲大陸只有一衣帶水的隔離，在歷史上曾經有四次被人侵入，受了不少的騷擾。千百年前，英國人即已感到海峽不僅不能爲國家之屏障，反足成爲外人入寇之捷徑，而防

備外侵非有強固之海軍不可。海軍需要之迫切，隨時勢之進展與變遷，而與日俱增。威廉第一(William I)時代，曾下令五口：哈斯丁(Hastings)，羅勒(Romney)，赫斯(Hythe)，杜浮(Dover)，桑德維其(Sandwich)，備辦船隻五十七艘，每年服役期間為十五日；但英人對於海上權力的意義與重要，猶未完全明瞭。直至連年與法人戰爭後，始感悟海力之擴張實為必要，蓋當時因無完善之保護，英船常被海盜劫掠，國境常被侵犯，與佛蘭德(Flanders)之貿易又常被法人截斷，痛苦至不堪言。一三四〇年史勒(Sluis)之役，英人雖勝而毫無得益。一三七二年潘伯魯(Earl Pem broke)被困於西班牙人，尤使英人遭受打擊不少。

第一次航業法通過於李却第二時，以增厚海軍力量為目的。一六五一年後始對於建造海軍之方法有所領悟，即發展商業以謀維持海軍。『英國政策之誹謗』(De Poitica Conservativa Maris)一書，約出現於一四三六——三七年間，主張『英國政策之真正程序為……發展區業，維持海軍，使吾人成為海上主人。』作者力倡建立強

固之海軍與商業艦隊以保護國家，俾躋於繁榮與富裕之境。

『守住海，它是英格蘭的屏藩，

要這樣，英格蘭纔得到平安。』

自是時期迄條都(Tunoria)皇室末期，英人逐漸明瞭利用強大海軍以維持海上霸權，為防禦外敵侵入英國土地之惟一方法，一六一八年所定之政策，為一强大海軍，『加上民有船隻，不受外力援助，足以抵禦任何國之海軍力量。』

二 英國外交政策的動向

英國需要强大的海軍以防備外患及保護貿易，在原則上雖然已經確立；但是海上霸權的利用猶未完全明瞭。在地方戰爭或是殖民地戰爭中，這個問題不會發生，因為海軍的用處是很明顯的。可是當在歐洲大陸戰爭時，英國人的意見便分做兩派，一派人主張應該發展陸軍，另一派人則主張應該發展海軍。照着以麗莎白女皇時

代作家的意見，認為英國的利益，在於充分發展海上力量。培根（Francis Bacon）之言最足以代表當時一般人之意見：『一定的，力能操縱海上者，即有最大的自由以左右戰爭，反之陸上最強之國家有許多倍之困難。』在第二次百年戰爭（Second Hundred Years' War）開始時，英國在威廉第三（William III）及莫伯雷（Duke of Marlborough）領導之下，政策轉變為充實陸軍力量。雖因維持海上霸權，使外敵得侵入，然戰爭中之利益并未得充分享受。李其蒙（Admiral Richmond）論述斯役之結果：

『經過了十八年的戰爭……帝國未能如以後時期一樣的進展；反過來說，卻見英國的殖民地被人攻擊與蹂躪，英國的貿易遭停頓，英國的商船受損失；到後來，只贖下一個精疲力竭的不列顛。』

在拿破侖戰爭時代，英國再度變為依賴海軍，陸軍僅為有限制的使用之於最有効之場合內，例如用之於西班牙。一八一三年威靈頓（Wellington）說『假如任何人欲

知戰爭之歷史，我得說是海上的優勢使我有維持陸軍力量，而敵人則不能如是。」
此種政策之効力見諸於一八一三年十二月廿一日威靈頓致貝厚斯（Lord Palmerston）之
牒文中：

「藉保留三萬兵於半島之戰場上，英國政府在五年內使拿破侖應用其勁旅二十
萬人。」

在上次大戰期中，此種政策并未繼續採用，英國又變為主要陸軍國家，故其結果又
使英國處於精疲力竭之地位。莫勒（Sir James Headlam-Morley）比較一九一四——一
八年戰爭與過去諸戰爭之異同：

「首先我們應得明白在過去戰爭內，我們的成功顯著，損失較少；戰爭之距離
較長，而國力之消耗亦較少。畢竟此乃由於吾人保留大部份精力於海戰內，
未使吾人參加大陸上之主要戰爭，應用與大陸列強相等之陸軍。」

英國策略之成功，有賴於強大的海軍以操縱海上，務使實力足與任何國家敵對

。海軍不僅可以保護本國商業，且可封鎖敵國貿易，尤可援助陸軍作戰。爲此種種需要，英國外交政策趨於維持海上霸權，而海上霸權之維持在乎海軍力量之自由運用，是故英人歷來反對『海上自由』(Freedom of the Seas)每遇海上霸權遭受威脅時，即不惜出死力以爭之。戰後英國雖放棄海上霸權而與美國宣告對等，仍主保持其海上權力之優越地位與自由運用，以作保護國家安全之惟一方法。在過去軍縮談判中，關於軍備之縮減及縮減方法，英國政府每持傳統政策，以維持一強固之海軍，其力量足以與任何國家之海軍相比爲中心思想。

其次是英國外交政策主張低地(Low Countries 包括荷蘭及比利時)須在友好國家之手，或能獨立而爲緩衝國，以作英國勢力之屏障。地理位置爲英國外交政策決定之基礎，除維持海上霸權外，則爲使低地不受任何陸軍國或海軍國之支配。英格蘭南部海口地形較高，臨海巖壁使船隻登岸不易，兼因水深關係，本國艦隊可預伏於近岸處，以截擊犯境之軍。東部海口則不然，地形低而水亦不深。自東岸登岸較

易，近岸本國船隻無力阻止。泰晤士河 (The Thames) 雖維英國商業之孔道，但亦爲外敵入寇之捷徑，徵諸 De Ruyter 之焚燬捷騰 (Chatham) 卽知此語非虛。低地海口近在咫尺，若遇風順，一日之內可抵英境；果於外敵爲順風，於英人則爲逆風，逆風足使英人無從派艦禦敵。爲補救此種缺憾，英人需要在歐洲大陸據一海口，屯軍以備隨時應援之用。蕩寇喀 (Dunkirk) 加勒 (Calais) 福來興 (Flushing) 伯烈爾 (Briel) 均被後人稱之爲『英格蘭之鎖鑰』，輪流應此需要。低地諸海口在戰零上之重要，因商船往來日繁而增，席爾得 (Scheldt) 麥斯 (Meuse) 萊因 (Rhine) 諸河均由此入海，故商業重要顯著。英人爲自身利益着想，不欲任何強大陸軍國或海軍國操縱低地海口，蓋自斯地海口遣一強有力之艦隊出發，足以打擊『英格蘭的心』。『低地海口果受外人操縱，且可危及英國之海口霸權，英爲此故，常不惜出死力以求避免此種危險。』

在中世紀時期內，英國政策反對法國領土擴張及於佛蘭德 (Flanders)，在卑甘地

(Burgundy)與西班牙合併之後，英國贊助荷蘭之獨立運動。一五八五年三月霍興漢(Walsingham)力勸以麗莎白皇后依照英國傳統政策，反對荷蘭及佛蘭德諸海口被人佔據。一六〇八年荷蘭脫離西班牙而獨立後，英國立與荷蘭訂約，擔保荷蘭如受其他國家攻擊，英國即作軍事上之援助。此項政策繼續表現於其他條約內，意在防止法國勢力之侵入。一六七七年某法人訪英，對其政府報告：『引用他們自己的話，下院議員可以賣掉他們的襯衫，以防止法蘭西佔領低地。』一七四八年英國不惜放棄(Cape Breton)，以及一切擴張殖民地及發展商業之可能性，且因是對於其他英國殖民地可以發生危機，以求防止法蘭西獲取安維浦(Antwerp)及席爾得(Scheldt)，免去法人得以擴充海上航運及商業。

低地包括荷蘭及比利時，荷蘭至現在已無多大問題，但言及比利時則不然。在十九世紀時，英人主張比利時應不受德人或法人之約束。一八三〇年英國援助比利時獨立。一八五〇年法國向德國提議，由法合併比利時，但以贊助德國統一為條件

。法國對於比利時之威嚇至一八七〇年爲止。一八七〇年後，圖向比利時發展者爲德國，大戰時德國侵入比境，乃爲意料中之事，汽船發明後，自英人眼中觀之，低地海口在戰畧上之重要更形重要，潛水艇可自斯地襲擊英國商船，轟炸機及重炮等之來襲亦至堪虞。一九三四年七月十日首相鮑爾溫在下院演說：『我們決不要忘記——自從飛機時代開始，舊的邊境是過去了。當你們想到防守英國，你們不再想到杜浮的粉巖壁，你們想到的是萊茵河』。『我們的邊境在萊茵』，成了一時名言。保障萊因現有的政治地圖，就是謀保障荷蘭，比利時的安全，這便是英國人的利益。

三 英國對歐洲大陸的外交政策

英國對於歐洲大陸的外交政策，是保持權力均衡(Balance of Power)在歐洲大陸的強國，是法蘭西、俄羅斯、奧大利、普魯士、後來增加了意大利。因爲種種關係，這般國家不能互相合作，因此沒有一個國家能够權力獨盛，其結果變成了權力均

衡。箝衡制度 System of Check and Balance 本來應用於國內政治，却不想到在外交方面也同樣可以利用。在權力均衡中，英國把握着均衡的樞紐，而均勢 (equilibrium) 得以維持。一直到十九世紀結束時，英國還是站在歐洲大陸外，一方對歐洲國家作擔保，一方採行的是孤立政策，有權利而無義務。美國現在所要採取的態度便是這樣。權力均衡制度非常有效，尤其是歐洲某數部份內。十九世紀內所發生的戰爭，如像意大利統一戰爭，德國與丹麥之戰爭、普法戰爭、第一次巴爾幹戰爭，英國都躲在一邊觀看，沒有來參加。在戰前英國只作了三次的擔保，一次是擔保比利時，一次是擔保希臘，另一次是擔保挪威。英國一方擔保一方孤立的政策，在過去曾經受了三次的威嚇。第一次是德國的擴充海軍欲與英國爭雄，英國人對德國人說：『你已經在陸上稱雄了，為什麼還要到海上來？』第二次是美國的勃興，接着又加上一個日本。第三次是南非戰爭 (Boers' War) 期中，充份的暴露了孤立的危機。英國首先想找德國做伴侶，雙方熱心的人大談其英、德同屬源於條頓人種之論調，可是終竟

沒有成功，在遠東，英國震驚於俄國勢力之伸張，因與日本接近，而締於英、日同盟。英國後與法國成立協約，首先解決兩國在埃及及摩洛哥之糾紛，繼與法之關係日密，英國在十九世紀內之政策，是把世界分做兩部份：亞洲的與歐洲的。戰後國聯成立，英國政策趨於擁護國聯之一途，但權力均衡之觀念仍存在於一般人心。

到東方去的舊航路是經過葡萄牙、摩洛哥、繞好望角以達到印度洋。新航路則為取道蘇彝士運河，而運河之安全則殊不若戰前之鞏固。自英國出發，經過直布羅陀，摩爾他(Malta)蘇彝士，亞丁(Aden)以到印度洋。爲了這個原故，所以英國與葡萄牙、與希臘、與埃及、與伊拉克(Iraq)，有着特別的關係。也爲了這個原故，英國保持巴力斯坦代管地，以免他人獲得，有累安全。蘇彝士運河是英帝國內部交通的咽喉，到印度、到澳洲、到新西蘭、到其他東方的殖民地，都非經過它不可。英國人不能讓其他國家支配蘇彝士河與埃及，正如美國人不能讓其他國家支配巴拿馬運河一樣。

戰後英、美海軍對等，英國人雖然放棄了在大西洋內的霸權，但在其他區域內仍具有優勢。爲了要把守北海的門戶，英國與挪威有特別關係；爲了要達到波羅的海，英國與丹麥又有特別關係。一九一一年基爾(Kiel)運河開放，英人甚不滿，故戰後於凡爾賽和約內規定該運河之自由使用，因是英國與波羅的海諸國家發生特別關係。對於黑海及韃靼海峽(Dardanelles)，十九世紀內英國外交政策中之焦點爲封鎖黑海，不許俄國艦隊駛入，以防其侵入地中海。澳洲及新西蘭地位遼遠，尙無保護，故新加坡築港政策遂非實現不可。十六世紀以前，歐洲人認歐洲爲世界之中心，斯後交通日繁，此種觀念乃漸改變，但一般人仍以羅馬帝國之四境爲其思想之範圍。對於英國人便不是這樣，他們覺得香港比華沙(Warsaw)來得更近，澳洲不及捷克斯洛伐克隔得那樣遠。一九一四年前，英國人沒有永久的朋友，也沒有永久的仇敵，所有的只是利益，一切政策全自個人主義出發。但是現在的形勢與十九世紀不同，英國人要想這樣做也不成了。

大戰的結果可以分做兩方面講；

(一) 技術方面；

(二) 政治方面。

從技術方面講，軍事及工業在戰時所合併而產生之結果，從未被人料及，過去戰爭從未如是激烈，人類在戰爭中所受之震動尚未復原，大戰以前，從無人料想到戰爭將具世界性質，包括重要國家在內。奧大利最初認為戰爭將僅限於塞爾比亞 (Serbia) 一地，幾年前該國吞併 (Bosnia Herzegovina)，初未引起戰爭，但事實適得其反，大戰結果，使人明瞭戰爭不僅是兩軍對敵，而是各種資源之抗衡，工業發達及經濟組織健全者，可有較長之持久力。因是而資源與軍備發生不可分割之關係，影響及於戰後各國之經濟政策者至大。戰後海軍國家之地位益見重要。空軍發展後，人類權力之角逐除海陸外，尚有空間，而戰爭中增加一純粹新的原素。『沒有兩個戰爭是相同的。』讓我引用這一句成語。

政治的結果可以分述之如下：

(一)愛爾蘭的獨立。經過了多少年的糾紛，愛爾蘭在戰後得到了解放，整個的問題雖然尚未解決，但那只是時間問題。

(二)英國戰後實力較諸戰前為弱，且更捲入歐洲大陸漩渦之中，欲求在目前保持孤立政策，實為不可能之事。萊因非武裝區域之設立，與英國之安全有直接關係。

(三)英美海軍對等之成立。在戰前英國保持海上霸權，抵抗德國在海上之競爭。大戰初完結時薛西爾(Lord Cecil)於其致 Colonel House 之信中，仍將海上霸權與國際聯盟相提並論，足徵海上霸權觀念之深入人心。但戰後居然與美成立妥協，其意義之重要可以想見。

(四)美國由負債國一變而為債權國，地位優越為其他國家所不及。日本地位亦較戰前為重要。日美間之關係遂成爲主要問題。

(五)一九一九年之政治結果，爲十九世紀自由主義及法國革命時代原則之勝利

，君主制度之傾覆者不少，而代之者則爲民主政體。東歐方面，民族主義獲得承認。德國，奧國，俄國，土耳其趨於瓦解，風靡一時者爲議會民主政治，在英國歷史上，這是第一次的機會，使得英國人可以與其他重要國家在同樣的政治組織與原理的基礎上合作。

一九一九年討論組織國際聯盟時，衆議紛紜，但英人則主張國聯應以戰時組織爲基礎，負擔戰後建設之責任。英法曾聯合建議國聯應具有收拾戰後殘局之權力，美國未予同意。戰爭休止後，中歐及東歐陷於混亂狀態，國聯未得一展其力，以資救濟。嗣後國聯雖告成立，但爲一純粹新建之機構。據英人意見，國聯應爲世界合作之組織，其要點爲（一）將舊日歐洲協調制度加以組織，更推及於全世界；（二）組織內包括一常設秘書廳及定期會議；（三）國聯內不僅大國有地位，小國亦有地位，大國權在行政院，小國權在大會，大國與小國關係之比較爲權力之實際分配。英人原意使行政院有實權，而大會則爲批准之機關；（四）其他工作如和解及調停諸事應

交由國聯辦理。從政治哲學上看，英人主張與威爾遜總統之主張迥異，英人主張國聯應為各國家自動合作之機關，任其逐漸發展，不宜最初即以重大責任託之。厥後國聯成立，美國未來參加，適與預料相反，而各大國間之真正協調變為不可能之事，十九世紀時代，政治與經濟之劃分較為明顯，外交則屬於政治範圍，欲求各大國之協調較易，戰後情勢變遷，政治經濟諸問題，混而為一，各國因利害關係不同而政策亦異，欲求合作甚難。

一九二〇年美國返於孤立政策，各國不得不採取部份協調(Regional Concert)政策，華盛頓會議關於遠東問題之決定，即係適應特別需要。繼之以羅迦洛條約(Treaty of Locarno)英國人認為該約可以使(一)歐洲空氣轉變，促進各國間之友好與了解；(二)改善經濟環境，戰後新興國家甚多，關稅壁壘增多，非謀救濟不可；(三)和約內所發生之政治問題得以逐漸解決；(四)縮減軍備，此四者互為因果，必須同時處理。英人希望西歐國家相安無事，蓋歐洲大陸如常陷於混亂之中，則英國貿易

無法推進，依照羅迦洛條約，德、法、比三國之關係爲（一）免去戰爭；（二）用強制裁判方法以解決一切糾紛；（三）萊因區域之撤廢軍備。英國對該約之義務爲担保德、法、比三國邊境之不受武力侵犯，但各自治領地如坎拿大，澳洲等對於該約之解釋，則與倫敦政府稍異，認爲所負擔之義務較小。

四 英國外交與遠東問題

對於遠東問題，英國之政策爲（一）防止帝國內各份子對於遠東意見之參差，力求倫敦政府與各自治領地政府一致行動，英國有三個領地自治領地處於太平洋：澳洲、新西蘭、坎拿大，對於遠東關係，極爲密切。（二）與美國取切實連絡。（三）對日本及中國均保持友好關係。中國爲良好市場，日本爲世界第三海軍國，且爲舊時同盟。但有一點應注意者，即關於東方政策之決定，英國外交部常受在華僑商意見之影響『上海頭腦』(Shanghai Mind)不時支配英國之外交政策，英國人初到東方

來時，原擬與俄國聯合，不成，乃試與德國接近，又不成，最後乃與日本締結英、日同盟，以保障在東方之利益，戰後英、日同盟之應否繼續，成爲問題，蓋自治領地如坎拿大等，堅決反對，遂於帝國會議內，決定（一）中止英、日同盟，（二）放棄海上霸權。在華盛頓會議內，英之政策爲求部份之安定，其結果爲（一）限制軍備條約；（二）關於太平洋上自治領地之條約；（三）關於中國之條約，華盛頓會議之收穫，爲限制軍備而不附帶担保。但部份協調政策，自九一八事件而後，在遠東方面即已破壞無餘；在歐洲方面則自一九三三年十月起，即無部份協調之可言，固無需待至意大利進攻阿比西尼亞，纔令人明白。

英國外交政策中的經濟成份極重，基本原則中之和平與貿易，其着眼點在乎經濟力量之獲得。但戰後經濟環境與十九世紀所有者完全不同。前世紀之制度爲經濟的國際主義 *Economic Internationalism*（一）貿易進展；（二）移民自由；（三）投資便利。戰後情勢變遷，不僅過去制度趨於崩潰，即過去思想亦根本發生動搖，亞當

· 司密 (Adam Smith) 之學說，不復爲人奉行。英人在過去以海上霸權持商業霸權，以英蘭銀行管理金本位制度，獲得財政上之霸權，而在戰後則俱無法維持。工業在戰累上之重要既增，國家之經濟政策亦隨之而變，逐漸趨向於力求自足 (Self-sufficiency) 之一途，經濟組織與工廠等無形中變爲軍備之一部份。

總論起來，英國的外交政策，可以分做四個時期：(一)一八一五年——一九〇四年。海上霸權之奠立，歐洲紛糾之避免，保持自由行動之權利，皆爲此時期內之特徵。(二)一九〇五年——一九一四年。此時期之政問爲中心謹慎，力圖守成。(三)大戰時期，企圖與美國密切合作，並計劃就同一的政治理想以產生一種政治制度，換言之，即擬推廣議會民主政治及於其他國家。(四)戰後時期，華盛頓條約與羅迦洛條約之締結，藉圖保持一部份之協調，但此兩約均先後被毀棄。

最後讓我引用莫勒 (Sir James Headlam-Morley) 的話：『我們所說的外交政，不是一件簡單的事，而是各種不同的利益與動機之感應與調和的結果。』

第二章 英日合作與遠東局勢

一 歷史的教訓

一九三七年五月初，倫敦官場證實了英日已舉行非正式談話，討論遠東問題的消息之後，英日合作的把戲，又引起了一般關心遠東問題的人們的注意；在倫敦與東京之間，有許多人甚至又作起英日同盟復活的舊夢了。

自一九〇二年以後，英日合作就是遠東問題的重要因素；近幾十年來，日本在遠東勢力的消長，差不多都與英日的離合，有重要的關係。一九〇二年的英日同盟，曾鼓起了日本冒險的勇氣，幫助它在兩年之後的日俄戰爭（一九〇四——〇五）中，取得了勝利，奠定了日本帝國主義發展的基礎；直到華盛頓會議的二十年間，日本總是利用英國的援助，在遠東繼續擴張它的勢力。

在一九二二——二三年的華盛頓會議中，英日同盟在美國的壓迫之下解體了。當時日本因為失去了英國的援助，不能不放棄許多既得的權益。此後許多年間，日本在遠東的行動，因為受華盛頓條約（主要的是海軍限制條約四國公約及九國公約）的束縛，被壓迫得喘不過氣來。

一九二八年英日兩國對遠東問題合作的非正式協定，又強固了日本的地位，鼓勵它在三年之後（一九三一），發動了掠奪中國的侵畧行動。當時英國不但拒絕了史汀生的英美聯合反對日本侵畧的建議，並且在國聯會中，為日本的侵畧行動，作特別的辯護。英國這種親日的政策，給日本的侵畧行為以很大的幫助，使它的勢力膨脹起來，打破了華盛頓會議後太平洋上的均勢。但近幾年來，因為日本的膨脹，威脅到英國的利益，使英國不能不改變它支持日本的政策；從失去英國的援助之後，日本在遠東的膨脹，又受到嚴重的打擊了。

在遠東，除去英國外，沒有第二個國家，可以作日本的朋友；所以從英國改變

了對日的親善態度之後，日本在遠東的地位，就陷於孤立。在去年，它雖然與「第三德意志」結成了同盟，但法西斯的德國，並不能給日本以有力的援助。爲着繼續對外擴張的計劃，日本不能再進行英日合作，要求英國的援助。

近來日本對英親善的空氣，是很濃厚的。佐藤就任外相後，就準備調整英日關係；日本駐英大使吉田茂，也在倫敦積極活動；日皇弟秩父宮親王的參加芴皇加冕典禮，更被認爲是日本對英親善的友好表示，隨着永久租地權和基隆事件的完滿解決，以及日澳、日印商約的成立，英日更醞釀對華合作。四月二十一日，東京日日新聞，宣佈了英國非正式向日建議對華合作的消息；五月二日，倫敦太晤士報星期刊，更透露出日本所擬英日對華合作方案的內容；五月六日，英外次克蘭波爾士，在下院答覆議員問話時，也證實了「最近數月來，英國當局與日本駐英大使吉田茂，曾進行數次非正式談話，商討促進兩國間一般關係的事務。」同時倫敦與東京之間，關於英日合作問題，就引起了熱烈的討論。從此，英日合作的醞釀，就引起各

方的廣泛的注意了。

英日合作的醞釀，直到現在，也是很積極地在活動着。不過一九〇二年來的教訓，證明每次的英日合作，都是日本對外冒險的助力；反之每當英日關係疏遠的時候，日本的野心，就要受到嚴重的打擊。現在英日合作，如果能够成立，對日本的侵畧行動，當然有很大的幫助，毋怪關心遠東和平的人們，都對英日合作的醞釀，發生疑慮啊！

二 日本的新政策

英日合作的醞釀，當然是由日本發動的。日本當局爲着促成英日合作，近來對英國不斷的賣弄風情。回想過去幾年間，日本屢次拒絕對英合作的堅決態度，不能不說目前日本的政策，已有了新的轉變。

近來日本的對外態度。的確有了新的改變；至少在形式上是這樣。佐藤不像他

的前任們一樣，高唱「焦土外交」，與「自力邁進」的口號，而標榜所謂「平和主義的建設外交」，「與互惠平等的協調外交」；「三宅坂的將軍們，也不常表示他們的「斷然態度」，而竟同情「國際協調主義」。所謂對英親善，就是在這種轉變中發生的。

日本的統治級階，是很重視英國的友誼的；一九〇二年的英日同盟，固然已是歷史上的陳跡了，但在「震關」的政策中，却從未放棄英日合作的計畫。過去幾年間，日本的冒險分子，雖一再拒絕英國的合作建議；但每當外交情勢險惡的時候，他們仍要散佈英日同盟復活的空氣。目前日本對外對內的困難，一天天的嚴重；它的侵畧行動，也受到嚴重的打擊。尤其是國際地位的孤立，更引起日本統治級階的不安。在日本的威脅之下，中、英、美、蘇，都採取了反對日本的政策；爲着防阻日本的膨脹，中、英、美、蘇並且有採取聯合行動的可能。這種四對一的局面，使日本當局漸漸感覺到，與英國疏遠的錯誤；而日德與日意的合作，也沒有收到預期的效果。爲着打破對內對外的困難，日本的統治級階，就決定恢復英日的友誼，要求

英國的援助了。

日本當局，並且以爲英日合作是使中國屈服的最好的手段。因爲年來中英關係是很密切的，英國當局爲着防阻日本的膨脹，企圖在財政上援助中國，使中國成爲一條防禦日本擴張的堡壘；從去年以來，中國當局對日的態度，就漸漸強硬起來；日本以爲中國這種強硬的態度，是由於英國的支持，所以東京朝日新聞在四月二十一日社論上說：『中國在原則上雖然決定了對日的政策，但尙須看英國的態度。』因此主張『日本在開始對華交涉之前，必須與英國協力。』日本一般的輿論，也都以爲英日如果諒解，中國外交上的「以夷制夷」政策，就要失去效力；所謂「抗日戰線」，也將因而瓦解。在這種觀念之下，日本當局就企圖以英日合作，離間中英的友誼；並假手英國，使中國對日屈服。

二月間，英國的驚人的擴軍計劃的宣佈，也是促成日本對英妥協的重要原因。從海軍會議失敗之後，日本就準備與英國作造艦競爭；日本這種野心，引起英國很

大的反感。在去年的太平洋學會中，一位英國代表，曾向日本提出一個嚴重的警告說：『如果日本開始造艦競爭，英國也將不顧一切，保持英日海軍的五與三的比率；或者再增加到二與一之比。』在去年，日本爲着削弱英國在太平洋的作戰能力，曾與德意結成了侵略同盟；這使英國不能不宣佈它的大規模的擴軍計畫，準備建立以日德意三國海軍的聯合力量爲標準的強大的艦隊。在這種情形之下，日本的海軍力量，就很難追上英國了。況且今後五年中，英國每年的軍備費，達到四十八萬萬日圓，比起一九三七年度日本總發出的三十萬萬圓大預算，還超過五分之二。而貧瘠的日本，又缺乏各種軍需原料，它更無力與英國去作造艦競賽了。

我們知道：日本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體系中最脆弱的一環；它的不健全的機構，使它隨時有陷於崩潰的可能。一九三一年後，它雖然利用對中國的掠奪，逃出了恐慌；但除着日本資本主義的膨脹，新的更大的危機，又威脅着它的活動。在這種情形之下，日本帝國主義無論是孤注一擲，來一次大規模的冒險戰爭，或者苟延

殘喘的維持它垂危的生命，都必須設法改善對外的關係，取得外力的援助。而與日本有傳統的友誼的資本主義王國的英國，就成爲日本求援的目標了。

日本要求英國的援助，不但希望英國幫助它解除對內對外的困難，而且企圖使英國支持它的戰爭計畫。現在日本的野心分子，正在準備發動一次大規模的冒險戰爭；他們目前全部政策的中心，是完成「廣義的國防」計畫。爲着樹立「廣義的國防」，他們必須大規模的擴充生產能力。但日本帝國主義是一個先天不足的國家，它缺乏各種資源；軍需工業上的主要原料，像鋼、鐵、煤油、棉花、羊毛以及各種金屬，都須仰賴國外的供給。對於一九三七年度的龐大的軍事預算，它的軍需工業，已經感覺到沒有消化的能力。所謂「鋼鐵饑饉」，已經成了日本的嚴重問題。同時，在備戰時期的日本，財政上的危機，也一天天的嚴重；一九三七年度的三十萬萬圓大預算，使日本的財政上，又出現了大量的赤字。而三十萬萬圓赤字公債的消化，也成了嚴重的問題。最近日本政府，已經被迫發行了一種類似戰時公債的債券；在這

種情形之下，日本的統治階級，很希望得到英國的豐富資源的接濟，和金融的援助。所以英日親善，不只是日本一部分穩重分子和外交家的主張，就是軍事法西斯分子，也有了英日合作的覺悟了。

三 英國的態度

英國當局，多半懷着英日合作的希望。在過去，他們曾屢次向日本提出「對華合作」的建議，但因為日本堅持着獨佔中國的立場，拒絕了英國的建議，使英國不能不忍痛放棄了英日合作的計畫；現在日本竟轉向英國提出合作的要求，這在英國當局，當然認為是難得的機會；所以他們的心裏，又癢癢起來了。

從日本的對外態度，漸趨緩和之後，英國的輿論，就對日本的政策，有了良好的反響。倫敦太晤士報，以為「目前日本對中日問題，已經採取了較前溫和的態度，實在是一種令人愉快的徵象。」許多保守派的報紙，也都以為，目前是進行英日

合作的最好機會，主張英國對日本的友好態度，應當有良好的反應；而英國當局，也在「友好」的空氣中，與日本非正式談判兩國合作的一般問題了。

不過英國對此次英日合作的反響，似乎並不像東京那樣熱切；儘管日本的報紙，不斷宣傳英日談判，已有了相當的結果；而英國方面，似乎仍在懷疑日本的「誠意」，希望日本能提出具體的保證。所以英日合作醞釀了很久，而倫敦方面仍沒傳出「樂觀」的消息。

英國統治階級對日的態度，現在是機警多了，他們知道現在的日本，已經不是一九〇二年二等強國時代的日本；英國對它已沒有駕馭的能力。日本的無限制的野心，使英國感覺到，它並不是一個可靠的同盟者；英國雖然可以對日讓步，但日本的野心分子，仍可以背信，隨時破壞英國的權益。同時，現在的情形，已和一年前不同了；一年前，英國爲着保障它在遠東的權益，曾對日讓步，要求日本的合作；現在英國在遠東的地位，已經強大起來，它不願再對日本作很大的讓步了。何況

遠東國際關係的複雜，以及中國對英日合作的態度，更增加了英國的顧慮呢？所以此次英國不願向日本提出妥協的條件，而祇等日本提出建議。在日本沒有提出具體的保證之前，英國是不致陷入日本的圈套，對日讓步的。因此倫敦太晤士報，在倫敦英日合作的社論裏說：

『英國雖願承認日本在中國的特殊地位；但是日本如果仍企圖用過去六年間的慣技，保障它在中國這種特殊地位；英國是絕不同情的。過去日本在亞洲大陸的政策，已經失敗了……現在日本的極端分子，必須承認一般政治家的見解——中日兩國的真誠合作，是日本的繁榮與遠東的穩定的最好的保障。不過空口談親善是沒用的；目前日本必須拿出它的「誠意」來。……到日本對中國的友好態度言副其實的時候，英國當然要給以同情的援助了。』

其它的報紙，也都擔心日本的軍人，不能放棄他們的鹵莽政策。這證明英國對英日合作的態度，還在等待日本的「誠意」啊。

現在英國當局雖然等待日本的「誠意」，但這並不能阻礙兩國妥協的進行；因為英國的保守分子，多半懷着英日合作的希望，現內閣的幹部人物，像霍爾、張伯倫之流，又都是主張英日親善的人。在一九三六年李滋羅斯再次訪日失敗之後，霍爾還曾擬定過英日合作的方格。英國當局，以爲日本雖不是一個可靠的友人，但爲着牽制蘇聯與美國，維持太平洋的均勢，還需要日本的援助，在中國問題上，他們更不能缺少日本的友誼；英國對日本在中國的軍事行動，很感不安，他們以爲要發展英國在華的經濟利益，必須取得日本的合作，便日本放棄對華的軍事行動。所以他們一方勸日本改變對華的態度，同時準備對日讓步，恢復兩國的友誼。

四 妥協的基礎

英日談判的範圍很廣，據一般的推測，大概將包括軍備問題，通商問題，以及中國問題。目前兩國當局，雖然都抱有妥協的希望，但他們對軍備問題的意見，很

難接近，通商問題及對華問題的衝突，也不易調合。假如要成立一般的諒解，或者要以第三者的利益作犧牲；因為犧牲第三者，是帝國主義緩和它們的衝突的通常手段。

作為英日合作的犧牲目標的，第一當然是中國；所以在英日談判的主體上，是「對華合作」。綜合各報所載的英日對華合作談判的內容，大概包括下列幾項問題：

(一)日本保證尊重中國領土的完整；(二)英國承認日本在華北的經濟上與軍事上的特殊利益，日本則承認英國在華中和華南的經濟勢力；(三)英、美、法、日四國，同以債款貸與中國；(四)日本取締走私，英國勸導中國減低入口關稅；(五)中日締結友好條約。在這五項條件中，第一項是安慰中國的一句騙人的空話。第二項是英日劃分在中國的影響範圍。因為目前日本迫切的需要英國的援助，為着避免與英國衝突，它或者可以暫時放棄獨佔中國的計劃，承認英國在華中、華南的影響範圍；而英國所希望的，是日本放棄它對中國的軍事行動，促成中日妥協，穩定遠東局勢。

，發展在中國的經濟利益，爲着滿足日本，它企圖對日讓步，在事實上承認「滿洲國」，並承認日本在華北的特殊地位。關於這種對日讓步的條件，英國當局和一般輿論，在過去曾非正式的代表過。目前他們所怕的，是日本不能放棄對中國的冒險行動，損害到英國的利益；只要日本能緩和它對華的態度，英日兩國就可以在劃分中國勢力範圍的基礎上，成立妥協了。第三項，是企圖緩和帝國主義在中國的衝突；用國際共管的方式，加強中國的半殖民地化，維持帝國主義的國際協調。這很類似「新四國銀行團」的復活。第四項，是以中國的關稅作犧牲，緩和英日在華的衝突。第五項是英日聯合同向中國施行壓力，使中國對日本的侵奪行爲屈服。因爲英國爲着緩和日本的野心，穩定遠東局勢，希望中國能對日本讓步；日本也希望利用英國的援助，使中國承認它所造成的既成事實，恢復中日的「友好」關係，實行中日經濟提携。這五項傳說，也許不完全是事實；但英日兩國，爲着緩和它們的衝突，是可以在犧牲中國的基礎上，成立妥協的。

英日合作的第二個犧牲目標，是蘇聯。因為日本的野心家，既不願放棄他們的侵略計畫，英國也絕不容許日本南進，侵害它的利益。在這種情形之下，英日要成立妥協，只有以蘇聯作犧牲，使日本去進攻西伯利亞。而且也只有反蘇聯的前提下，英國纔能支持日本的備戰計劃。英國的保守分子，本來有鼓勵日本進攻蘇聯，轉移日本南進的目標的幻想；日本的野心分子，爲着取得英國的援助，也或者可以以條件的接受英國的策動。在英日合作傳說很盛的時候，英國保守派的著名報紙晨郵報，很愉快的說：『英日接近，如果能成事實；日本就不必害怕孤立，英國對日本的軍事上的野心，也不必有所顧慮。』絃外之音，不難看出英日合作，是以反蘇聯爲基礎了。

蘇聯是英日仇視的目標，中國是英日鬥爭的場所；只有在反蘇聯的基礎上，英日纔能取得一致意見，只有以中國的利益作犧牲，英日纔能妥協。不過問題的焦點，還須看日本有沒有向蘇聯冒險的勇氣；中國的人民大眾，是否要忍受英日的宰割

啊。

五 幾種困難

英日合作，牽涉的問題很多；它們雖企圖在反蘇聯犧牲中國的基礎上，成立諒解，但要成立真正的合作，或恢復像一九〇二年的同盟關係，却很少可能了。

目前英日兩國，對各種具體問題的意見，距離仍然很遠。關於海軍問題，日本雖無力與英國作無限度的造艦競爭，但它絕不至對英表示讓步；在英日合作傳說很盛的時候，日本的輿論，已經表示，在日本所提的量的限制，沒有完滿解決之前，日本對任何質的限制辦法，絕不接受。同時英國既然宣佈了大規模的擴軍計畫，也絕不至對日本的野心屈服。據五月十四日倫敦新聞紀事報所載：在帝國會議中，英國將主張與各自治領合作，建立強大的遠東艦隊；這種艦隊，當然是爲着應付日本的威脅。除非日本對英屈服，英日間的海軍競爭問題，是不易解決的。至於太平洋

設防問題，英國雖然企圖維持華盛頓海約中不設防的規定；但日本在南太平洋各島，已經建築了大規模的軍事設備，它當然不願再拆除了。

對於中國問題，兩國的真正諒解，也很難建立。年來英日在華的鬥爭，日趨尖銳；日本既不能放棄對中國的野心，英國也絕不容許日本繼續它的冒險行爲。而中國的地位，也強大了；英日間任何以中國作犧牲的妥協，都將爲中國人民所反對。英國爲着維持它在中國的利益，和在遠東的地位，絕不至忽畧了中國的友誼，完全遷就日本。最近英國當局會一再表示，英日合作絕不以中國作犧牲；英國的輿論，也有反對犧牲中國的表示；這種表示，雖然不很可靠，但足以證明，英國在對日談判之前，已在顧慮中國的態度了。

反蘇聯的共同目標，雖然可以緩和英日的衝突；但却不能使日本放棄犧牲英國的計劃。蘇聯並不是日本理想的擴張目標；日本的計劃，是獨佔中國，並進一步侵入英國在東方的領土和勢力範圍。一九三一年後的事實，證明日本並沒像英國所希

望的一樣，去進攻蘇聯；反之，它却積極南進，損害英國的利益。現在日本已準備奪取英國的世界霸權；英國已經不能像一九一四年前那樣，希望日本作它在東方的「戰時保護人」了。爲着避免日本的威脅，英國絕不會陷入日本的圈套，去支持它的備戰計畫。在日本的威脅之下，英國當局，並且已積極充實它在遠東的防禦設備了。

遠東國際關係的複雜，也影響到英日合作的進行。目前英日間任何性質的單獨合作，都將引起其他國家的不滿。尤其是美國，它向來反對英日單獨合作；一九〇二年後的英日同盟，就是在美國的反對之下瓦解的。現在假如英日合作成立，美國的援助，曾企圖與蘇聯合作；近來美國又有援助蘇聯擴充海軍的醞釀；如果英日合作成立，美蘇兩國或者要進一步的結合。而這種結果，是英日所最怕的。同時英國在安定國際政局的工作中，需要美國的援助；近來英美合作，召開世界經濟會議，

穩定國際政局的醞釀很積極；英國絕不至爲着日本，失去美國的友誼。所以英國會非正式表示：如果得不到美國的贊助，絕不能與日本成立合作。至於英、美、日三國成立三角諒解，則與日本進行英日合作的目的不合；何況美日兩國的觀點，距離很遠，英、美、日的三角同盟，很難成立呢？

法國對英日合作的態度，也很值得重視。法蘇互助協定，固然不包括遠東在內；但蘇聯在東方困難的增加，就影響到它在歐洲的地位，爲着歐洲的安全，法國絕不願英國在東方支持日本反蘇聯的行動。況且日本和德國有同盟的關係，英國對日合作，就無疑加入德日的侵略同盟。爲着維持英法的友誼，保障西歐的安全，英國是不至採取爲法國反對的政策。

爲着避免各國的反對，英國企圖德意日本改善與中美的關係；並且希望以國際對華貸款的方式，緩和美法對英日合作的反感。但日本與中美的關係，既難接近；所謂國際對華貸款，因爲日本沒有大量的資金，也很難成事實。在複雜的國際關係

之下，英日合作的障礙，是很難消滅的。

各自治領的態度，也足以影響英國的對日政策。不列顛帝國的重要自治領，像澳洲、加拿大、新西蘭，都在太平洋上；它們對日本的侵略行動，很感不安，所以反對英國的祖日政策。各自治領認為英國沒有單獨抵抗日本的能力，都主張英美合作；就是南菲當局，如名政治家史默資將軍，也堅決的主張英美聯合，共同對日。

它們都把美國當作朋友；尤其是加拿大，只有美國的海軍，纔能保障它的安全。在一九二一年的華盛頓會議之前，加拿大就堅決主張廢除英日同盟；現在澳洲總理萊昂斯 (Lyons)，又提出太平洋各國締結互不侵犯公約的主張；這種主張，正當英日醞釀合作的時候提出，對於英日的單獨諒解，當然是一種打擊。所以近來在英日合作的醞釀之外，又演變出太平洋各國召集圓桌會議的問題。英國各自治領，都主張英美親善，反對英日合作；爲着取得自治領的諒解，維持帝國的團結，英國就不願冒險，與日本單獨合作了。

英日兩國的真正合作，雖然很難建立；但兩國之間的有限度的諒解，却有成立的可能。因為英日談判，已經是一種公開的事件，這種談判，如果沒有相當的結果，將使兩國的關係，更加惡化。為着避免感情的破裂，它們或者要成立像英意地中海協定那樣的紳士式的諒解。

六 遠東和平之瘤

倫敦有一部分報紙說：以為日本對英的友好表示，是一種和平的標誌；但我們却以為，英日合作的醞釀，將對遠東和平，發生不良的影響。因為日本是遠東和平的公敵，要保障遠東和平，必須使日本放棄它的侵略野心；而英日合作，却只能助長日本的氣燄，鼓勵它作新的冒險。

五六年來，日本的冒險行為，激起了一切與遠東有關的國家的反感。為着防阻日本的侵略，各國都採取了反對日本的政策。中國不再對日讓步了；蘇聯在遠東的

地位，也強大起來；美國採取了對抗日本的「大砲巨艦」政策；英國也不再支持日本的侵略行動。現在日本內部的危機，日趨嚴重；它對這種嚴重的國際環境，已經感覺不安，如果中、英、美、蘇、能再有進一步的結合，建立起保障遠東和平的集體安全制度，日本或者要對這種強大的聯合屈服了。所以目前是各國合作，安定遠東政局的最好機會。日本爲着打破這種困難的國際局勢，向倫敦伸出了和平的手，要求英國當局的援助；假如英國中了日本的圈套，與它單獨成立諒解，不但遠東的集體安全組織，不能所立，日本並且將利用英國的援助，繼續它的侵略行爲。從英日合作的消息傳出之後，日本又在向世界誇耀它並不孤立了；關心遠東和平的人們，應當注意英日談判，對遠東和平的危險啊！

日本所主動的英日合作，完全是一種準備戰爭的步驟；這和它在德日同盟中，要求德國的援助，具有同樣的意義。現在日本，或者要用保障英國在遠東的利益作鈎餌，引誘英國繼續支持它的侵略行動；至少希望英國對日本的侵略保持中立。英

國的統治階級，或者可以爲着他們的利益的安全，向日本出賣遠東的和平。但和平是不可分割的，遠東的戰爭，給與英國的損失，並不比別的国家更小。何況日本備戰的目的，是以不列顛帝國的利益作犧牲呢？

現在日本已嚴重的感覺到孤立的危險了；所以目前是遠東關係各國，用集體的行動，壓迫日本放棄它的侵略野心，穩定遠東政局的最好機會。從澳洲總理萊昂斯提出太平洋各國訂立互不侵犯公約的意後見，召集國際會議，解決遠東問題的醞釀，就引起一般人的注意。萊昂斯的建議，以集體行動作原則，對於遠東政局的影響，自然要比英日單獨合作好得多。日本爲着保持它的侵略行動的自由，也許不能接受這種國際的約束；但如果各國都贊助集體安全，使日本感覺到陷於孤立的危險的時候，它最終須對各國的集體行動，表示屈服。目前在遠東關係各國中，像中國、美國和蘇聯，都有不折不扣的反日態度；只有英國的政策，猶疑不定。英國的統治階級，沒有反對日本的決心；他們甚至懷着單獨妥協的幻想，準備對日本的侵略

行動讓步。所以日本認英國是它理想中的友人，英日間這種密切的關係，是遠東和平的很大的障礙；目前英日合作的醞釀，已對遠東政局發生了不良的影響。如果英國不完全放棄英日合作的計畫，穩定遠東政局的集體安全，是很難建立的。

七 中國的立場

中國問題，是英日合作談判中的主要項目。兩國當局雖然一再表示：英日合作絕不以中國作犧牲，但帝國主義者的外交詞令，是最不可靠的；我們不能因為他們的空洞的表示，就相信英日真有「公正」的精神。

據各報所載的英日對華合作的內容，沒有一條不是欺騙中國，以中國作犧牲的。所謂日本華北、英國華南的劃分勢力範圍的辦法，完全是一種破壞中國主權的計畫；英國爲着保障它的利益，或者可以用劃分勢力範圍的辦法，對日妥協；但我們却不能爲着英國利益的安全，容許他人分裂我們的領土與主權。至於所謂國際

對華貸款，更是爲着加強中國的半殖民地化；中國目前固然需要外資的援助，完成國防經濟建設；但需要獨立與自主；任何鞏固帝國主義在中國的支配地位的計劃，都要爲中國人民所反對。

在英日合作的醞釀中，中國的態度是很重要的。年來中英關係很密切，英國是
否敢忽畧了中國的利益，對日妥協，須看中國的政策如何；如果中國不能保持獨立
自主的立場，對日本的侵畧採取積極抵抗的政策；反希望利用英國的轉圜，去求得
對日的妥協，爲英國造下出賣中國利益的機會；就難免英日在犧牲中國的基礎上，
成立妥協了。

我們對英日合作，不應存着不正當的希望；以爲中英關係是很密切的，幻想着
英日談判，可以使日本放棄對中國的野心，因爲倫敦的爺爺們所注意的，是英國資
產階級的利益，他們絕不會爲中國作打算。在中英利害相同的時候，英國固然可以
給我們以援助；到他們感覺到對日妥協有利的時候，就要以我們作犧牲了。年來中

國在經濟上，對英國的依賴，一天天的加強；英國在中國支配地位，也隨着強大，爲着避免作英國的犧牲，我們應當有抵抗侵略者的決心，強固民族解放鬪爭的陣容。因爲將國家的命運，完全交付給他人，是很危險的。只有在我們強固的民族解放陣容的面前，帝國主義者纔不敢以我們的利益作犧牲。

中國是穩定遠東政局的重要因素。所以英日合作，如果能夠成立，固然將鼓勵日本去作新的冒險；就讓英日談判失敗，日本爲着緩和它內部的危機，也將發動新的侵略行動。在這種情形之下，中國應當積極抵抗日本的侵略；因爲反抗日本，不但是爲着中國的獨立與自由，而且是爲着保障遠東的和平啊！

第三章 十五萬萬磅之英國新國防計畫

一 新國防計畫之梗概

一九三七年二月十六日，英政府以白皮書發表國防費的意見，概述如左：

(一) 從本年四月一日到一九四二年三月止，根據五年議會之協議，為補充國防費的不足，對於國防計畫保留其伸縮性，得適應其情況而變更，議會有監督國防費施用的權利。

(二) 鑒於近年來各國軍隊日趨顯著之機械化，固然需要經費及兵器之擴大；並要注意器械之貯藏，又為航空兵器之發達，對於防禦施設及器械之配置，更需要大量之經費；加以英帝國領土之廣闊，則求各領屬戰畧地帶之近代化，尤為迫不容緩。

(三)關於海軍軍備之調整，條析如後：

1. 來年勢必完成的艦艇：主力艦三（各約八百萬磅），巡洋艦七，航空母艦二。

2. 實現主力艦及巡洋艦之近代化。

3. 增加彈藥、燃料，及軍需品的貯藏量。

4. 充實人員，（包含工廠軍需等部的人員）

5. 艦隊航空數目之增加及機械兵器之改善

(四)空軍擴張計畫，要建設多數的飛機場及訓練與準備化學戰爭基地約七十五處，空軍人員，三十四年度約三萬一千名，三十六年度五萬名，來年應有更多量之增額。

(五)三軍所需，依賴平日的「未雨綢繆」，即準戰時一切之建設，例如航空機製造工業，為求其製造能力增大及數量的提高，不得不仰求於適當工場的完成。

(六)各種燃料之準備。

(七)確定計畫之基礎，規定今後五年國防總經費，至少要十五億磅。

二 一九三七年英國海空軍預算之要點

英國新國防計畫的中心，着眼於海空軍方面；一九三七年兩軍預算要點，畧述如左：

第一、海軍預算總額，爲一億五百萬磅，較之前年，增額二千四百萬磅，特別是維持費，添九百萬磅，維持費中，包含有主力艦的改裝，還有海軍兵員擴充一萬八千名，海軍經費的來源，係取自國防公債二千七百萬磅，從一般歲入中支付七千八百萬磅，可是比前年減少三百萬磅。

本年着手的新艦，就是：

主力艦	三隻	驅逐艦	一六隻
航空母艦	二隻	潛水艦	七隻

八千噸巡洋艦

五隻

小型補助艦

四五隻

五千三百噸巡洋艦

二隻

共計

八〇隻

空軍預算總額，為八千九百萬鎊，其中二千六百萬鎊，出自國防公債，若與前年豫算比較，則增額三千二百萬鎊。至於增費主要的用途，人員的維持及訓練費二百萬鎊，機材和軍需品的補充費，一千七百萬鎊，土地，建築，工場及其他設備費九百萬鎊，民間航空獎勵費三百萬鎊。

空軍擴張案，第一步新建飛機一千五百架，次擴充一千七百五十架，航空人員則由五萬五千增至七萬，倘若具體的實現，誠巍然壯觀了。

三 新國防計劃之特點

本年英國國防計畫異於歷來所頒佈的，撮錄其特點如左：

(一)三軍關聯的五年計畫

英國過去的軍事預算，缺乏海、陸、空三軍的關聯性，並無獨立和數年的繼續性，大概每年經議會協議後即規定為某種預算，這次更改前例，確定三軍聯繫的國防費，期限五年，總額十五億磅：

(一) 國防費之激增

這次計畫，規定五年經費總額十五億磅，(約合日金二百五十五億圓)每年分担三億磅(合日金五十一億圓)，較之歷來預算激增；平均每年增額約一億三千萬磅，試列表以詳之(單位磅)。

一九三二年度	一〇四、三六四、三〇〇
一九三三年度	一〇八、九四六、〇〇〇
一九三四年度	一一八、七五〇、一七六
一九三五年度	一四〇、五〇一、三八〇
一九三六年度	二〇〇、九一〇、三二六

平均

一三四、六九四、四三六

一九三七年度

二五八、〇〇〇、〇〇〇

(三)海軍之擴張

今年重要的擴軍計劃：即新製三萬五千噸主力艦二隻，「喬治五世」艦，現已着手。還有航空母艦，巡洋艦，驅逐艦等，也如「兩後春筍」般的激增。並求主力艦的現代化及貫徹「巡洋艦七十隻」主義。其他補助艦艇的擴張，也竭力準備着。

(四)空軍之擴充

最近英國空軍勢力的躍進，觀其豫算即可瞭然，試列示如左：

一九三二年度

一七、四〇〇、〇〇磅

一九三三年度

一七、四二六、〇〇〇磅

一九三四年度

二〇、三六五、六〇〇磅(空軍五年計劃)

一九三五年度

二九、一八六、一〇〇磅(第二次空軍擴大計劃)

一九三六年度 五五、一九〇、六〇〇磅（第三次空軍擴大計畫）

一九三七年度 八八、五八八、六〇〇磅

英國空軍政策，素以法國為對象，並以造成歐洲最大空軍國為目標，但鑒於一九三五年德國擴軍之計畫，「觸目驚心」不得不從事第二次與第三次之準備。

（五）軍需工業之施設及軍需品之充實，去年三月三日英國以白皮書發表軍需工業擴充計畫，其要旨如次：

- （一）擴大或增加現有之國營軍需品工廠。
- （二）非軍需品工場可接受訂製軍需預備物品。
- （三）對於某種工業，政府得加重其負擔。

四 新國防計劃之目的

談到英國設施新國防計畫的目的，在英內閣總理及財政部長白皮書聲明中，即

可瞭然。不外爲遂行傳統國策之方便，且感到列國軍備日趨近代化，英國本身的軍備尤其是海軍力，較之往年稍形低下，不得不「重整旗鼓」振作一番。

英國的傳統國策，一方面維持歐洲政局之均衡，一方面要保持其優越的地位，這次新國防計畫，就是胚胎於此，誰都知道最近歐洲包藏着「觸即發」的危機，英國敏感到大戰前夕的重大性，並顧慮及歐洲集團安全保障問題，則強化武力，整備軍容，當然迫在眉睫了。

目前引起英國焦心的，即德意兩國空軍勢力之伸張，飛機數量已凌駕英國以上，加之德國英德協定後製艦之猛進，意國更欲制霸於地中海，彼空軍實力尙遜於法俄，這些複雜的刺激，怎不能使英國捏一把汗？新國防計劃之設施，當爲刻不容緩了。

還可以說英國傳統國策一方面要羈絆殖民地而不放鬆，一方面要確保其東亞的特權；最近國防計劃中，即含有極東海軍推進的意義，三月三日英海軍次長克理斯

於下院發表談話說：「新嘉坡海軍根據地，於一九三九年有完成的希望，自本年一月三十日止，耗去建設費，已達五百八十五萬鎊，預算總額為一千百萬鎊，若購買目前建設所需用的銅鐵，絕無困難。」

要之，這次英國新計劃目的，不獨以歐洲為對象，還潛伏着遠大的世界之進展，誰也不能否認的？

五 新國防計劃對於國際之影響

英國宣佈新計劃以後，給與各列強的影響怎樣？固不能輕易預斷，茲據愚見所及，分析如左：

(一)英國對於德國海空軍的擴充，持以莫大的關心。德自一九三五年與英締結海軍協定以後，獲得按照英國海軍力增強的比例而從事擴軍的權利。最近德國的既成艦艇，對英百三九四噸的重量，已達二十七萬噸的現狀；那麼，這次英國既從事

海軍的擴張，德自當步其後塵。也勢必惹起法俄意的注意；同時歐洲各國也將「各自為政」的膨漲其海軍力。要之，英國這次的建艦計劃，是否引起各列強的製艦競爭，固然各國財政上各有其豫算；不過，德國既獲得保有量增加權以後，難保不以此為發端而造成各列強「鉤心鬥角」之局面？至少要形成如下的樣式：

英↓德↓
〔法↓意〕
〔蘇俄〕

(一) 去年三月二十五日，英美締造新海軍條約，兩國力求海軍力的均等，最近英國既頒佈了新計劃，則「遠隔重洋」的美國能永久處之泰然嗎？還有日本感到雙重威脅以後，當然更要急謀應付了！

(二) 今年劈頭是無條約的第一年，但因英國國防計劃之實現，列強間，「磨拳擦掌」之準備，更趨熾烈；世界和平的前途，誠不堪設想。最後，試檢討國際間之輿論，藉資參證。

本年二月張伯倫在英下院宣佈四億鎊國防公債案，未經二日討論：即行通過，各國無不震驚；可是各有其表徵之態度：

十二日哈瓦斯柏林電：『柏林一般人士咸爲震動，各報深以爲英國在承平時代，採取此種空前的擴充軍備政策爲異。』

十七日東京路透電：『日本海軍界人士，極爲關心，並將切實注意。此後的發展，並稱日本的目的，在以不受威脅爲原則的獨立基礎充實其軍備。』

十六日羅馬路透電：『羅馬方面，皆覺英法兩國現正將軍備競爭提高至最高程度，而使較貧的列強，望塵莫及。』

十六日巴黎路透電：『巴黎人士感覺英國國防的偉大努力，定可發生有益的效果，英國不願使海洋自由徒成空語之行動。』

十八日華盛頓路透電：『美海次艾迭生於十五日羅斯福總統晤談後，發表談話。謂英國新海軍計畫於美國並無不利影響，蓋此事在美國方面的反響，係雙方面的。

。一則英國向美採辦新材料，於美國商業團有相當之利益；但美國自身的海軍建設計劃，現已因鋼料和銅料的缺乏，而有停頓之勢，又據艾氏表示，倘現在政府與製銅業間的爭執，不能早日解決，造船工人在去年三月間，將有一部份遣散云。』

總括上列各國的態度，顯然形成兩派：德日意三國皆示驚異，法英給與讚可，特別是法國，以為這是英國正當的途徑。當然我們可以得到一種認識：目前英國惟一的威脅，即北海地中海遠東三方面，牠為打破其苦悶，解除其威脅，自不得不擴軍；換言之，這次擴軍目標，完全為對付德意日，這是毋容諱言的！

東京讀賣新聞二月十九日記載：『英國國防計劃的原則，約分下列各點：一、視德為主要的假想敵，二、企圖與法締結軍事協定，三、促進英國與蘇聯間之諒解，在第二次歐戰發生時，蘇聯定將參加英法同盟。四、引誘意大利於發生新糾紛時維持中立。五、放棄傳統的親日政策，對於一切海軍問題，予以充分的考慮，俾英國海軍能以有效的方法，應付日本在遠東一切之敵對行動，六、希望在太平洋方面

發生危機時，英美能採取聯合行動。」

這種消息固爲日人神經過敏之揣測，但是，我們倘若檢討近年來世界騷動的主角，西方非德卽意，東方則某方一手包辦；徘徊不定的英國再不確定方向，如何維持其傳統的策畧及海上王國的尊位？那麼日人這種推想，至少含有幾分可能！同時我們也可了解，要想國際真的穩定，捨張伯倫「武裝和平」之道，別無他途！

第四章 帝國會議後的英國的立場

一 英帝國會議召開的原因

不列顛帝國會議，在英皇加冕禮後，如期舉行了。本來帝國會議在一九三六年就得召集的，後來因為故王喬治五世 (King George V) 逝世的緣故，乃決定展期召集，直到新王加冕時便在倫敦開會。我們知道帝國會議自從前次一九二六年開會以後，到今年已十三年了，就算把討論帝國經濟的渥太華會議 (Ottawa Conference) 也作為一次帝國會議，則距今也已有七年之久了。何況在這幾年之中，國際間的形勢千變萬化，面貌完全改觀，五年之久，決非短時。在這個當兒，英帝國將如何調整帝國本部與各自治領之間的關係，以應付空前未有危機四伏的世界呢？這自有召集帝國會議來商討帝國的外交與國防的必要。按照帝國會議的前身，就是一八八七

年首次召開的殖民地會議 (Colonial Conference) 其後一八九三年及一九〇二年相繼召開，討論的問題，僅限於帝國國防經費的分配，至一九〇七年會議，才討論及帝國經濟，乃改名為帝國會議 (Imperial Conference)，並決定每四年召開一次。在歷屆帝國會議中，各自治領所獲得的唯一的收穫，就是爭取到了平等的地位，一九三一年的惠斯脫民法規 (The Statute of Westminster, 1931) 公佈後，各自治領便儼然在國際公法上具有國際人格 (International Personality) 了。一九三二年的渥太華會議則和過去的帝國會議志趣不同，只限於帝國經濟的檢討，簽訂了一種渥太華經濟協定，規定了帝國相互貿易的特惠關稅，便是所謂帝國互惠 (Imperial Preference)。這也可以說是英國對自治領在政治上讓步為條件，取得了自治領在經濟上合作的成功。所以在這幾年之間，如果國際上沒有多大劇烈的變動，英本國是不願意召開帝國會議的。但是照目前的國際情勢而論，英國所處的地位日見困難，乃不得不召開帝國會議來討論一下帝國的國防與外交，以應付未來不測的巨變，至於在經濟方面，

英國對於渥太華經濟協定已經是心滿意足，絕不願再提出討論，而致節外生枝。所以在會議未開之前，英國負責當局，一再向外表示，帝國會議的議題，以帝國國防與外交為主體。

在外交方面，英國外交政策的決定，要受到自治領的牽制，上面已經說過，自一九二六年的帝國會議後，帝國內各自治領的權力日益加強，幾乎處於完全獨立的地位，甚至可以不受英國政府的約束，自治領在國際公法上享有國際人格，她們也各有代表出席國際聯合會；在帝國內更與英本國站在平等的地位，對於帝國外交政策的決定，也有同樣的發言權。例如日英同盟的廢棄，可以說完全是由於澳大利亞聯邦政府反對的結果。所以英國的外交政策如要改弦更張，在事前不得不徵求各自治領的意見。而帝國會議是各自治領與英本國交換意見的重要機構。這爲了交換英國與各自治領的外交意見，就得召開帝國會議。

英本國與各自治領，雖然站在平等的地位，但是帝國的外交政策的中心，仍在

英京倫敦。這完全是一個實際問題，如果英本國與自治領的一方，已成爲交戰團體，則帝國其他部份，自必同時被牽入戰爭的漩渦；又英本國以其地位接近於歐陸戰爭的中心，同時在近東及遠東，都有特殊的利益。所以在事實上，帝國的國防及海上的交通，大部分都由英本國負其責任，英本國一旦與他國開戰，其他各自治領勢必牽入戰爭的漩渦。但是近年來自治領的外交政策的獨立傾向，日見加增，他們積極主張自治領外交自主，列如加拿大主張帝國各自治領必須經各該自治領的國會自由決定後，方才可以加入戰爭的漩渦（F. R. Scott: *Canada's Future in the British Commonwealth*）英國爲顧全大局計，也就主張劃了幾個區域爲不列顛帝國的利益地帶，在這些利益地帶一旦發生了戰爭的危機，自治領務須與英國合作，不過自治領將給本國何種性質何種程度的援助呢？這是要召開帝國會議來解決的。

我們還得要明瞭的，就是自治領在外交政策上，雖已獲得自主權，但是擁護國際聯合會，却是帝國外交統一的因素，而國聯集體安全制的崩潰，便最足以影響及

帝國內部的關係。當義亞問題最危險的時候，國聯決議對義施行經濟制裁，自治領自始至終未以地理位置及直接利害不同的關係，採取了分歧的政策，其原因也就在此。擁護國聯是英本國與各自治領共同的外交政策。可是自義大利征服了阿比西尼亞之後，英國把地中海的艦隊調回，國聯決議撤銷制裁辦法，帝國外交分歧的危機，也就立即發生了。記得當國聯投票時，自治領都投反對撤銷的票；當國聯討論改組時，自治領的意見更是分歧。紐西蘭要求自動的制裁與國際軍力，而加拿大希望國聯盟約刪除一切強制的成分（H. V. Hodson: *The Imperial Conference and Defence*），爲了要求避免英本國與各自治領外交政策分歧起見，也爲了調整英本國與各自治領的關係，也得召開帝國會議。

其次在國防方面，一九二六年的帝國會議曾決議下列三原則：（一）自治領對於其地方防務，負基本責任；（二）帝國的軍事訓練與設備，須求整齊劃一，以備遇到兩個或兩個以上的份子參加戰爭時，容易合作；（三）地方防務的範圍，澳大利亞與

紐西蘭、印度，不但須顧及新嘉坡軍港，保護狹義的地方領土與貿易，而且還要保護帝國在東洋的領土與貿易，包括爪哇、西里伯、阿拉乎拉 (Aratura) 海等，也就是從馬來半島到紐西蘭的帝國國防線。但是這種防務的分配，却不盡合理，因此要改變原則；在各自治領方面，對於自身的防務，由自己負責，英本國方面，則擔任保護帝國與帝國生存有關的各處交通路線。此外英本國也有一種願望，就是希望自治領能分擔英帝國的軍費的一部分，但是各自治領的國防經費，都已有不勝負擔的困難，例如澳大利亞國防預算八、八〇九、〇〇〇鎊，全用在擴充空軍上，加拿大也有六、八〇〇、〇〇〇鎊的國防經費用在海岸建築防禦工程上；南非聯邦則有一、六六六、〇〇〇鎊，正在埋頭於空軍的擴充。紐西蘭也達一、二五〇、〇〇〇鎊，獨有印度的國防經費日見削弱，由三三、六四〇、〇〇〇鎊降為三二、九〇〇、〇〇〇鎊。總而言之，各自治領對於自身的國防經費尚有不勝負擔的苦痛，那裏還能分擔帝國的國防經費呢？這是非召開帝國會議不能獲得解決的。

此外，這一次的帝國會議還有一極重大的意義，就是各自治領第一次以與英本國同站在法律平等的立場上，來參加帝國會議。過去的帝國會議討論的問題，除了經濟問題以外，大半以聯合政府的政治理論為主體，而制定種種法規，以與理論相一致。一九二六年的貝爾福宣言(The Balfour Declaration of 1926)已將自治領的平等地位與內政外交的自治權，加以明文規定。無庸再召集帝國會議來商討了。而這次會議所討論的是帝國國防與外交。據史各脫(F. R. Scott)之意，應將帝國會議改稱為聯合會議(The Commonwealth Conference)，這是有相當理由的。

一 英帝國會議討論的經過

帝國會議於一九三七年五月十四日開幕，當即發表大會的議事日程，其重要問題，居然不出一般政治家之所料：(一)外交國防問題；(二)憲法問題，包括國籍問題、各自治領的國際地位及其交通問題；(三)商航與移民問題。從議事日程看

起來，也就感到英帝國會議的重大性及其前途的危險性。當會議在倫敦聖哲姆士宮 (St. James Palace) 揭幕時候，就有一層陰影籠罩了會場，南愛自由邦的不出席便給帝國會議一打擊，首相鮑爾溫氏的致詞，說『希望帝國會議對於國防外交從長計議，更盼能對於國際大勢及使世界分裂的猜忌爭競，尋得解決的方法。』真是語重心長。

從那一天開幕的情形看來，沒有一個人不對帝國會議的前途抱悲觀的態度，不但南愛自由邦沒有代表參加，使各自治領出席代表發生心理上的不快之感，而且在帝國會議的議題上，顯然又發生絕大的差異。各自治領的意見紛歧，很多的地方，核本就和本國的意見相牴觸。例如英國政府主張本屆帝國會議所討論的問題，應以對外政策及帝國國防問題為主體，這當然是英本國替自身利益打算的想法。它把帝國會議討論的問題，偏重於帝國的國防與外交。但是各自治領也站在各自不同的立場上，要求帝國會議以經濟事項為本屆帝國會議的主要鵠的，對於一九三二年渥太華經濟會議所訂立的帝國經濟協定，要求加以相當的修改，而取消帝國互衛 (Im-

perial preference)的辦法。例如加拿大總理金氏(W. L. M. King)在帝國會議中演說，很坦白的表示加拿大的態度，頗與美總統羅斯福的主張相近似。他以爲世界和平須以國際經濟合作爲基礎；換言之，也就是反對保守黨的保護貿易政策，使整個的世界經濟走上『亞泰基』的道路，而要改採世界經濟合作，減低國際貿易的障礙，共同走上『和平』『繁榮』的坦途。澳洲聯邦總理萊恩斯則主張由太平洋沿岸各國締結互不侵犯條約，他並率直地說：『太平洋沿岸各國的互相合作，在目前實屬絕對必要；所以澳洲極願與美國、日本、不列顛其他殖民地合作。』而十五日的國民新聞社電則謂加拿大、澳洲及南非曾在帝國會議中率直聲明，各該自治領對於歐洲萬一發生戰爭。務必力求避免捲入戰爭的漩渦；即使有所動作，也必定要以其獨立的自由意志決定後，方才能够實行。

英本國與自治領既以利害關係的衝突而發生議題上的差異，會議自十五日暫時休會後，十八日乃有在自治部召集各自治領代表團領袖的祕密會議，以爲翌日第一

次正式會議的準備。當時，會商的內容極其秘密，惟一般所知：如關於商航、經濟及憲法諸問題，另當組織委員會討論擬具報告書由大會核准。然經濟委員會開會討論不列顛帝國的關稅政策及美國所提議減低關稅辦法時，英政府仍保持原來的態度，認為一九三二年的渥太華帝國會議所決定的帝國互惠關稅制度，在目前要重加討論，為不合時宜。而許多自治領代表則堅決主張要求重加討論，一時空氣的緊張，不易疏解。

十九日討論帝國外交問題，首由英國外相艾登演說，報告英政府的現行外交政策，繼述一般國際形勢的大概，詳細說明自凡爾賽和約以來的歐洲政局。並謂：『歐洲政局的癥結在於德義兩國對國聯所採取的態度，而未來西歐公約談判之所以未能成功者，其原因也就在此。』最後指示英國外交政策應從三方面討論：（一）履行西歐的義務，及對此等義務的嚴格觀察；（二）英國對中歐及歐洲東南部的利益；（三）對於國聯各條件的擁護。二十一日繼續討論帝國外交政策，為（一）會議討論外

交政策時，應否就經濟觀點加以考慮？（二）對於各法西斯國家應否出之以更爲溫和的態度。這首由加拿大總理金氏說明加拿大對於一般國際局勢的觀點，次由澳洲聯邦財政大臣卡賓（R. G. Casey）、紐西蘭總理薩凡治（Michael J. Savage）、南非聯邦總理赫索格（J. B. M. Hertzog）相繼發表演說，說明各自治領對於國際局勢的觀點，議題由歐洲局勢論及遠東問題，惟各自治領代表都殷望歐洲大陸能成爲帝國各部份所產原料銷路的商品市場，且認爲帝國各部分苟欲在經濟上謀發展，則必須安定歐的政局，故希望英國在歐陸所行的外交政策，要以「經濟外交」爲重。外相艾登鑒於各自治領的意見紛歧，乃以聲色俱厲的演說，警告各自治領，謂目前尙談不到世的經濟合作，他說：「義大利與德意志所組成的政治軸心，是最足以危及西歐和平的。所以在目前最不宜以經濟合作之說，向各國倡議。」最後艾登表示，對德國政策暫緩予以經濟上的援助，對太平洋互不侵犯公約，也不願倡議太早。英美商約當繼續進行，以爲促進國際貿易張本。

到了二十四日開第五次會議時，便正式開始討論國防問題，由國防調整大臣殷斯基爵士 (Sir Thomas W. H. Inskip) 發言，詳述英政府的組織及防務計畫，繼由各自治領代表報告各該自治領的國防現狀。最後議定組織委員會，研究軍火、戰具、食物等的供給與出產。討論國防問題的第三日，陸相古柏 (A. Duff-Cooper) 也出席報告現在進行中的刷新常備軍與領土軍的組織與設備的種種步驟，而航空大臣史溫頓 (Viscount Swinton) 也繼起發表關於空軍的言論。大會所討論的內容，極其秘密，據每日電訊報 (Daily Telegram) 海軍記者的報道謂英國本部與自治領的海軍，將密切合作。駐華英艦隊的充實計畫，香港軍港的實行現代化，以及建設新嘉坡為太平洋艦隊的唯一根據地等等，均有所討論，澳洲與紐西蘭的海軍均決定同時擴充。至於澳洲聯邦總理萊恩斯 (Joseph A. Lyons) 所提出的太平洋沿岸各國訂立互不侵犯公約，則在六月二日的帝國會議中，亦曾加以討論，當場萊恩斯又發言再論太平洋互不侵犯公約謂：『澳洲聯邦所盼望最切的，莫過於成立太平洋區域協定，

這種協定，並不以雙方協商為基礎，而當以國聯盟約各項原則為根據；凡屬太平洋沿岸各國，都應該互相保障，各不相犯，藉使太平洋的局勢得趨於緩和。而且日本與美國在今日，均非國聯會員國，如果現在能有太平洋區域協定為憑藉，則可使日美易與其他國家合作，如此國際局勢必可大見改善。』但是其他自治領代表，對於他的建議均表示懷疑的態度，認為成功的可能非常渺小，日本如不放棄其大陸政策，絕無參加太平洋區域協定的可能。

六月四日，帝國會議討論國聯改組問題，英外相艾登出席報告國聯軟弱無能的理由，他堅稱阿比西尼亞問題，國聯處理失敗的原因，實由於國聯本身軟弱無能所致；但現在討論國聯改組問題，以加強國聯，則亦非必要，他以為這要等到英國完成全部國防計畫而後可。

各項問題既經各組委員會詳加研究之後，會議乃決於六月中旬閉幕，由各組委員會起草報告書。關於憲法問題，報告書主張『不列顛帝國各部分，保有參加各項

多邊條約的自由，對於帝國一部分所簽字加入的多邊條約，並不受其拘束。」這種主張，顯然另有作用，可使洛迦諾公約的談判，開一方便之門，英政府可單獨參加洛迦諾新公約，不致因各自治領的不願參加，而使談判受其妨礙。其次關於商航問題，小組委員報告書對於加拿大與澳洲之間的航海線，決定加以津貼。其理由誠如每日電訊報的評論所云：「對於澳加航線事，如置諸不問不聞，則太平洋上的航業，即將無英國插足的餘地。……日德兩國在遠東方面，常以津貼航業為務，不列顛帝國已有落後的趨勢，自應通力合作，始克以同等的力量與日德相競爭。」至關於太平洋與遠東局勢，則諱莫如深，並沒有什麼報告。

從這次帝國會議的經過看來，英本國與自治領根本相抵觸的地方，固未無形消滅，但經過這一次交換意見之後，雙方的矛盾當可暫緩於一時了。

三 帝國會議後的外交與國防

帝國會議討論的經過既如上述，而英帝國的國防與外交，是這次帝國會議主要的議題；討論的結果雖未有明文的公布，但我們也可憑了一般的推測，帝國會議後英國的外交與國防趨向，作一簡略的說明。

帝國會議討論國防與外交，實爲二而一的問題，在某種外交政策之下，對於國防必須求得某程度的鞏固，而目前的國防實情，又是決定未來外交政策的基調，所以爲說明便利起見，我們可分數項言之。

第一、過去英國外交雖然一直徘徊於集體安全與孤立主義的歧途上，但國聯的威信尙未喪失，英國的安全也比較有些保障；世界的現狀也就比較易於維持。不過自一九三二年日本退出國聯以後，接着發生義阿事件，使國聯的威信掃地。國聯既已爲侵略國家踐踏得支離破碎，國聯柱石的英國不論在歐洲或遠東，也無往不受到侵略國家的威脅，英國如要保持和平與維持現狀，不得不將其外交政策改弦更張，但是上而已經說過，由於歷史的演變，各自治領在外交政策上已有相當的發言權，

英本國在事前不徵求他們的意見，就難能步調一致。而且過去擁護國聯是英本國與各自治領共同的外交政策之一。也就是英本國與自治領的外交政策統一的因素；現在國聯既已被侵略國家踐踏破碎，威信掃地，則英本國與自治領在外交上的統一因素，也就消滅於無形了，而且進一步，英本國與自治領在外交上的分離的危機也就此深化了，何況在事實上，英本國與各自治領，因為所處的地位不同，所代表的利益迥異，本來要求得統一的政策而不得，例如在歐洲方面，英本國爲了自身的利益與安全計，不能不與法比相聯絡一致，以保障比利時的安全，防制德國的侵入。但這種政策，與遠在美洲的加拿大，似乎漠不相關，即使德國侵入比利時，和加拿大仍無切膚之痛的影響，所以要加拿大負擔保障比利時安全的義務，當然未必爲加拿大所甘心接受。再如在遠東方面，英國的遠東政策，在目前依舊徬徨未定，與美國合作共同來對付日本呢？還是與日本妥協恢復日英同盟以維持其在遠東的利益呢？我們知道澳洲、加拿大、南非聯邦，都是主張與美國合作共同對付日本的，如果英

國不得他們的同意，突然與日本妥協，恢復了過去的日英同盟，不但各自治領要堅決反對，說不定加拿大會脫離英帝國，而投入美國的懷裏去。再如日美一旦發生戰爭，而日英同盟已成立於前，到那時加拿大將採取何種立場呢？將受日英同盟的約束而參加於日本方面進攻美國呢？抑或不受日英同盟的約束而站在美國方面拒絕日本的侵入？顯然的，在這進退兩難，無所適從的當兒，加拿大是要脫離英國的約束而投入美國的懷抱的。所以這一次在帝國會議中，除了重樹集體安全制度與國聯的威信而外，而最重要的是在如何謀得英本國與自治領的交外政策的統一。誠如英國圓桌季刊(The Round Table Quarterly)主編何德生(H. V. Hodson)在四月的雙週評論(The Fortnightly April 1937)上說：『所以這次帝國會議的主要任務，是在新的環境之下如何獲得共同一致的見解與外交動作，以免大英帝國在危機中發生分裂，而至整個帝國的崩潰。』

我們又看到當帝國會議討論外交政策的時候，各自治領代表紛紛表示意見，要

求帝國的外交政策，改弦更張，應以經濟的觀點為決定外交政策的基調，在歐洲方面，各自治領都願歐洲大陸為其銷售原料的商品市場，維持歐洲的和平，對於德國希特勒的屢次向歐洲投擲炸彈，他們也認為是經濟的原因，要想謀得歐陸的和平於不墜，也唯有予德國以經濟上的援助，而消滅戰爭的經濟因素於無形，各自治領一再表示，自治領所要求的是世界經濟的合作與繁榮，和世界和平的維持。英外相則以德義政治軸心的威脅，警告各自治領代表也不要一味醉心於理想，在德義威脅下的歐洲，空言經濟合作，消滅世界貿易障礙，除去戰爭的經濟因素，實在是無補於實際的。

不過經過各自治領與英本國幾度交換意見之後，意見上的紛歧，固已稍稍消除，即政策上的牴觸，也算暫時緩和，他們決定採取共同一致的外交政策：擁護集體安全制的國聯，重樹世界和平的機構，不論在遠東或在歐洲，力謀和平的維持；而此中最要的關鍵乃在埋頭於軍備擴充，以武力為其外交之後盾，一方面使英帝國所

受的保障比較安全，另一方面藉此避免本國與自治領在外交政策上的分歧，而免帝國崩潰的危機。所以在改組國聯問題的討論中，加拿大建議取消國聯盟約中一切強制的成份，紐西蘭要求建立國際軍力，都在會議中被打銷，艾登說：『在英國國防的現勢下而來討論國聯的改組問題，實在無大意義。』無疑的，艾氏之意是要英國完成國防計畫之後，再討論改組國聯的問題。

第二、英國不但在遠東有一個日本，爲其競爭遠東市場的勁敵；義阿事件後的義大利，很明顯的又成爲英國在地中海爭霸的對手了。英國目前四處遭逢敵手，這國際形勢和一九三一年前根本改觀了。

我們知道英國外交政策是以維持海權 (Sea power) 爲其唯一基調的，因爲英國的生命完全寄託在海外貿易之上，誠如克卜林 (Rudyard Kipling) 說『自從我們的元始時候起，指示我們的理想的，固然是這偉大的海，但等候到我們的同胞散佈了全世界，我們的理想一一實現，我們的泥沼港口成爲世界最重要的港口，離着我們很

遠的地方，都成爲我們的交通孔道之後，我們仍舊靠着海的賜予而生存。」的確，英國人民的經濟生活，全靠海外貿易，海上的交通一旦阻塞或被割斷，就有使帝國各部分發生岌岌不保的危機，所以英國之維持其海上的霸權，實爲其求生存的必需的要圖，這反映在國防政策上，是大海軍的保持，即所謂「強標準」(Two power standard)的口號，反映到外交政策上，就是維持歐洲的均勢(Balance of power)。一方面不許有強敵的擡頭，另一方面也努力防止海軍國的聯合反對英國。但是歐戰後形勢却大變了，在美洲有美國的崛起，要求與英國海軍平等，並已完全實現，不過英美衝突的地方較少，任何英人也不會相信美國海權的興起，是英國海權的一大威脅。但是在遠東的日本，地中海的義大利，却不能同日而語了。先論日本，日本近年來海軍的發展，實給英國一莫大的威脅，日本的海軍不僅在其本國領海內佔着絕對的優勢，就是在太平洋及印度洋，均有實力足以對付英國的艦隊。這要到新嘉坡軍港建設完成後，英國的主力艦，才可以自由往來於地中海與新嘉坡之間，南非，

印度、馬來、澳洲以及紐西蘭，才比較有保障。這次帝國會議，討論到遠東問題時，除了商議澳總理締結太平洋互不侵犯公約的建議而外，加速完成新嘉坡及增加英國駐遠東的海軍實力，也曾作為非正式交換意見的議題。

其次是崛起於地中海的義大利，它不僅有強大的海軍，而且它所處的地中海的地位非常優越；它的空軍能很活潑地參加地中海的海戰。關於義阿事件，英國終於屈服，與義成立地中海協定，不能不說是由於英國在地中海的弱點已暴露於世。所以英國除了海軍問題而外，還有一個更為嚴重的空軍問題。地中海的海軍是需要空軍的有效輔助的；就是自巴勒斯坦而印度至新嘉坡一綫，也急切需要空軍的防衛。這使英國不得不擴充海軍之外，又增強空軍，以維持其海權於不墜。

最後關於國防經濟問題，英帝國的國防既有如上述的缺陷，而處於現今的國際環境之中，更不得不埋頭於國防建設，不論在海陸空三方面，都要同時並進，但是國防經費的浩大，實為英本國所不能負擔，所以英本國極希望各自治領能分擔一部

分。而各自治領，則都因本身國防的薄弱，正從事於自己的國防建設，在目前實難實現英本國的期望。但自治領當然了解現時國際形勢的嚴重，也甘心為彌補國防的缺陷而作的任何必要的犧牲。在帝國會議中，各自治領在可能的範圍內，獲得了相當的成功。

總之：英帝國會議後的英帝國國防與外交，是有着一顯明的目標開展，就是維持世界的和平共謀經濟繁榮。為要達到這個目的，在國防上不得不埋頭建設以維持英國的海權，作為英國外交的後盾；在外交上則力避英本國與自治領的意見紛歧，必求行動的一致，於充實國防後更將積極的擁護國聯。

由上所述國際環境的變動既如此驚人，在前次帝國會議時，德國尚未重整軍備，華府海軍條約與羅迦諾公約都還是有效的，而且人們對於集體和平的觀還牢不可破，英帝國各部分均在擁護國聯的原則之下，共同團結一致，在這次帝國會議開幕的時候，則德國已重整軍備，華府海軍條約與羅迦諾公約相繼被撕毀，人們對於國

聯的信心已經完全喪失，不論歐洲或在遠東，都引起了嚴重的局勢。而且在英國與澳大利亞，印度的交通路線之中，又有義大利的崛起，足以危及英帝國生命線的安全，因此英帝國對於本部及自治領的國防外交，乃不得不重行考慮，調整關係以應付未來的巨變。

在這次帝國會議中，討論外交國防的結果，主要之點似是世界和平的保持，對於任何國際爭議的發生，都希望能遵守國聯盟約所規定的方法及理想，以獲得和平的解決；而增強國聯的方法在設法增加國聯會員國，甚至為易於實行計，竟考慮到盟約與和約分離的問題。並且也表示歡迎區域條約，只要它對於世界和平有貢獻，而不違反國聯盟約的原則。這實在有點兒太愛和平太肯敷衍了。至於世界經濟合作問題，則於消除國際貿易的障礙，英國也表示相當的贊助，最後英帝國更鄭重申明，不願因政治思想的不同，而見世界劃分為兩大敵對的壁壘。這是君子國的經常風度。關於國防方面則一致認為在目前的國際環境下，走向裁減軍備之路，已不通行

，故不得不彈起重整軍備之調，除了廢續努力，求得本國與各自治領的軍隊訓練及設備標準化外，並謀軍隊的機械化，特別重視軍火原料的生產與供給，以及食品的足夠。至於各自治領的國防政策，如加拿大增加國防經費，用於增強海空軍及改組陸軍；澳大利亞參與帝國海防，用以保護海上貿易，以防止意外的侵襲，對於新嘉坡的設防，尤為重視。在海陸空軍方面則積極擴充，與各自治領密切合作，紐西蘭也願與帝國各部分力充實防務；南非的國防經費，較一九三二年增加三倍。總之，英帝國在帝國會議後，將積極充實國防，謀本部與各自治領密切合作以保衛領土貿易的安全，使海上交通路線在戰時也能得保無慮。

在開幕之前及會議中討論之時，英本國固然與各自治領不免有意見上的牴觸，但是客觀的事實，使得英本國與各自治領不得不放棄成見，互相讓步共謀暫時的合作。自治領所要求的是世界和平與經濟的繁榮，其實英國所期望的也不外此。所以我們相信這次帝國會議，固然不會把英國與各自治領的意見完全消除，而獲得統一

的政策；但是這次會議的結果，却給英帝國的前途以莫大的貢獻。彼此聽取對方的報告後，暫時的協調是可能的了。

帝國會議既能獲得相當的成效，無疑的，英國外交必將積極起來，這一傾向的開展，我們樂觀的說，也許於集體和平有助。那結束這個會議的報告書，雖然有使人疑慮之處（如說盟約可與和約分離），但大體是於集體和平的維護有利的。

第五章 英國在遠東的軍事根據地

一 英國與太平洋

誰也知道，在太平洋爭霸劇裏面，除日美兩國外，英國就要算其中的主角了。我們檢討太平洋諸列強軍事根據地的總形勢，我們單就日本及美國的軍事根據地討論是不够的，因此筆者再把英國在太平洋的軍事重鎮考察一下，這在太平洋風雲緊急的當前，也許頗饒意味的吧。

英國是大西洋的國家。然而，海上王國的大不列顛帝國，殖民地遍及全球。從利物浦經大西洋達直布羅陀而地中海，而印度洋，而太平洋蜿蜒萬餘哩的東方航線一帶，英國擁有廣大的殖民地。在太平洋，不列顛帝國殖民地的面積比日本的多，比美國的亦並不弱。太平洋東西相距萬里，南北約距九千三百哩，總面積為五十五

百平方哩；而其東岸則有面積三、六九四、八六三平方哩的英領加拿大；其南岸又有面積二、九七四、五八一平方哩的英領澳大利亞及一〇三、四一五平方哩的新西蘭。在太平洋領域中，英國更擁有許多屬地（如英屬馬來聯邦，海峽殖民地香港及九龍新界等）及委託治理地（如新幾內亞東北部，索羅門羣島北部俾斯麥羣島及薩摩亞西部；）而耳，計面積一百八十万方哩之印度，其地理雖不屬太平洋範疇內，但從政治上着眼，印度也要作為英國沿太平洋一帶殖民地之一環。這樣，無論太平洋的天涯海角，很少找不出英國的領土。

同樣地，就經濟觀點分析，在太平洋商品或投資市場上，英國早奠定其根深蒂固的權利基石，廣大的貿易，普遍的投資，這裏無須多引數字來表現太平洋上英國的經濟勢力，單說遠東方面，英國對華的投資即超過任何國家，她目前正如美國一樣，企圖利用各種方法防禦日本帝國主義排擠她們在華的經濟地位；這是誰都了解的。

其次，太平洋的原料亦成爲英國輸入的大宗。太平洋運往英國的物品中，計有百分之九十是橡皮，百分之八七是羊毛，百分之八六六六是硝酸鹽肥料，百分之七一是錫及百分之二五是流質燃料。此種原料對英國供給之重要性，我們用不着多加說明了。

所以無論從政治或經濟兩方面去觀察，英國與太平洋間確乎存在着一種不可分離的關係；豈只不可分離而已，以海洋爲生命線的大不列顛帝國視太平洋當不啻爲她的生命。爲了保衛海上的生命線，英國在地中海經營了一些軍事重鎮（請參看拙作：「地中海上的軍事形勢」東方三二卷二四號）那末，在太平洋上英國擁有軍事根據地，而且目前正在強化這些根據地，該是相因而至之事了。

二 英國軍事根據地的一般形勢

如其將太平洋列強軍事根據地的一般形勢作比較的研究，最明顯地，英國部分

與日本及美國部分間，一方面有牠們相同的意義，另一方面却存在着牠們各異的內容。譬如說：日、美兩國在太平洋的根據地的形勢，可分三道防線，即外防線，中央防線及內防線；而英國的根據地呢，一樣具有這三道防線的形勢；所不同的，拿外防線講，美國的外防線是以關島及菲律賓爲中心，以阿留申荷蘭港(Dutch Harbo E)及薩摩亞派哥派哥(Pagy Pago)爲兩翼的；相彷彿地，日本的國防外線亦以加羅林做中心，馬夏爾及馬利納做兩翼的；但是以香港及九龍新界構成的英國在太平洋的第一道防線，很明顯地，它們但具外防線的意義，而沒有牠們那樣複雜的內容。

英國在太平洋的國防中線亦復簡單。英國的新加坡決不如日本的小笠原羣島，因爲小笠原有台灣及基斯加爲牠們的呼應；也遠不如美國的夏威夷，因爲夏威夷有阿拉斯加及條條伊拉做牠們的策援，英國的中央防線比外防線更簡單，更孤立。

在從內防線看，合澳洲之達文港(Port Darwin) 悉德尼(Sdney) 佛內門特港(Tremenle) 及新西蘭之奧克蘭根據地構成的太平洋英國的內防線，由於有平行赤

道三千餘哩的荷屬東印度做屏障，地理上較以上兩道防線，頗為優越。可是像美國的防線，有阿拉米打(Alameda)做軸心，有巴拿馬運河與布列馬頓港(Bremerton)形成兩翼，還有桑特古居特角之勢；像日本的內防線，以千島列島的梭樞，左擁台北，右擁基斯加南；都是那樣玲瓏，那樣息息相通，相形之下，英國這道內防線亦並不完全合乎理想的。

英國在太平洋的國防線內容實比較薄弱。但是另從一綜合的觀點考察，即是把三道防線作聯系的考察，將鼎足而立的香港，新加坡及澳洲各畫一條直線貫穿起來，顯然地，英國的國防線是以不等邊三角形的特新姿態出現於太平洋的。這種連接的，脈絡的，靈活的三角形的國防線，要算是英國在太平洋的軍事根據地一般形勢之特殊性了。

英國在太平洋軍事根據地的一般形勢，從上面的分析可以知道了。不過上面的分析，並不够給我們了解太平洋英國軍事形勢的全面。我們應進一步把那些根據地

作個別的探討。

三 遠東第一道防線的香港

香港是位於太平洋南岸的伶仃孤島。它在中國地理上只佔彈丸的地位。但是香港橫臥南中國大陸的邊緣，扼珠江的咽喉，距離廣東省會不過一百英里，它政治上成爲控制華南的重心，這是一方面；在另一方面，香港天賦有良好的港灣，以拔海千八百呎之英姿矗立於太平洋南端，經濟上它又成爲華南乃至全中國與世界的銜接處，成爲國際商品與原料轉運的大商埠，成爲歐洲商人到達遠東的第一重門戶。

香港及九龍新界的灣港不但可以停泊商輪而且可以寄碇軍艦，所以它在軍事上又不失爲一海軍根據地。香港不僅僅是英國的商埠。英國早把它當作保護遠東利益的防壘，當作遠東艦隊的根據地，當作太平洋上英國整個軍事重鎮的一個重要軍事支點。

這經濟的、政治的同時軍事的香港，自一八四二年鴉片之戰，就脫離中國的懷抱而直隸於英內閣的殖民部，變為英國「直轄殖民地」，在大不列顛帝國統治之下。

英國得到香港後，即考慮到怎樣鞏固香港的方策，英遠征艦隊司令郭永特(Sir Hape Grant)曾主張合併與香港一衣帶的九龍半島。一八五八年英法聯軍進佔廣州，英駐粵領事巴克司(Harry Smith Parkes)即以私人名義租借九龍，迨一八六〇年十月二十四日北京條約成立，九龍的尖端遂正式割讓。從而鯨形的香港，有着軍事條件較優的九龍新界做防衛，從而它控制了中國海，控制了南中國。

進一步講，英國利用香港，支持了在遠東的地位，同時還保衛了帝國國防起點的新加坡；這尤為必須指出的。新加坡處於印度太平洋兩洋之交，地勢頗形單調，幸而香港在前，遙為掩護。前進的戰略家都認海上戰爭，海軍絕對不可單依賴某一個根據地。根據地若只一個，目標就小，敵方進攻的策略就容易準備。任何海軍國家，在某特定區域內務必同時具有若干強固的軍事要害，互附以前後掩蔽的作用。香

港與新加坡間的距離僅一千四百十五哩，此種距離比關島與菲律賓間的（一五〇〇哩）畧近，所以香港可能減少新加坡的弱點，可能做新加坡的前哨。

今日的香港，經過資本主義最新式裝飾以後，已漸從不毛的荒島變成遠東的一座鐵壁了。香港軍事建設成績有情報可考的：第一是要塞林立。在東水道方面，坐落港旁的柴灣有礮臺二座（1. Devil's Peak 2. Saiwan Hill），專負警衛的責任；在西水道（即 Sulpher Channel）之竹灣洲（Stone cutter's Island）一帶，共有礮臺六座，這西南礮臺、中央礮臺、東礮臺，以及其他三所礮臺（1. Piml wool, 2. Belcher Point, 3. Yiyng Point），主要的工作在發射攻擊；至於港內旁香港島最北端的炮臺，旁九龍紅廟尖沙嘴炮臺及九龍半島東南端炮臺，則更負起掩護全港中心地帶的任務。環香港四週的山崗都無不有隧道的炮壘。此外赤桂已劃為軍事區域，區內正在建築巨型的堡壘；在香港島同時增築了要塞兩座。

其次海空軍的建設。香港是遠東英海軍的大本營，一切海軍設備，如軍工廠、

船渠、倉庫、都很合乎現代根據地的條件。尤其九龍的水雷庫及貯煤站，都無不合乎海軍的要求。近兩年來，香港設置了空軍，在九龍新界英國建築了一個同時能容五百架飛機升降的飛行場。附近山崗，挖掘一空，一些機庫及軍械、電油、糧食等儲藏庫都在地室。香港新洲間的空航業已成功。香港及九龍新界的防空網正在積極設置。香港與新加坡澳洲三地中海空軍防衛上不難發生緊密的連絡。

但是，地理決定了香港軍事的優勢，同時也暴露了香港軍事的弱點。展開地圖看，香港附近不過三百五十哩即是台灣，反之，它與新加坡倒隔有四倍以上的遠距離。台灣是日本國防內線的左翼，是空軍根據地，在日本駐台空軍威脅下的香港，直等於地中海意大利空軍威脅下的瑪爾太，要大減其軍事價值。

假定在日英關係最惡的場合，日本傾海軍全力進襲香港及九龍新界，同時運用駐台空軍助戰聲援，那末，橫濱及新加坡與香港間既是相等的距離，日本大無畏艦就可能首先把駐港英艦大事包圍，在空軍助戰下更可能在英國新加坡援軍開到以前

，即加以殲滅。日本在中國海活動的艦隊可能監視中國與香港的交通；在南洋代管島出沒的潛艇及魚雷，復可能遮斷新加坡與香港的呼應；孤立的香港及九龍新界，還能說不至於飄起太陽旗嗎？

時代的車輪，把香港的軍事價值壓低了。香港及九龍新界易遭敵人的襲擊的事實，今年三月十五日英遠東海軍司令李杜將軍率領下之空前演習，已給我們說明。一位英國海軍艦長 (Captain Bernard Aoworth) 於其所著英海軍與未來大戰書中，曾指出萬一日英戰爭爆發，香港只有兩星期的命運，該不是悲觀的論調吧。日本海軍少佐石丸藤太曾預測日軍之漸減作戰策略，可以一舉而下香港（見英日必戰論），這也該不是過分的狂言吧。

四 新加坡軍港

香港如其是新加坡的前哨，新加坡軍港就是香港的後衛了。我們檢討過美國在

太平洋的軍事根據地，知道關島與菲律賓軍事上所起的聯系作用。假定說非島的生命操在關島，則香港的安危，就要看新加坡的強弱了。（請參看拙作「太平洋美國軍事根據地的考察」東方三二卷秋季號）

！、新加坡的地形，活像馬萊聯邦的舌尖。它位於馬萊半島的南端，扼馬刺甲海峽的南岸，凌跨柔佛海峽的火車鐵橋，使它與大陸相連接。與新加坡最接壤的是荷印羣島，牠們地理上形成一種唇亡齒寒的關係。其次，新加坡到日本的長崎（日本與歐洲最近的口岸）計程二、四一五哩；到馬尼刺計程一、三七〇哩，到達文港計程一、九六七哩。最後新加坡還有航線經菲律賓濱轉安南，繞暹羅可抵印度孟加拉灣，航程一、六四六哩，需時不過五日。這樣，馬萊的錫及橡皮；中國的絲、磁、果、穀；大坂神戶及長崎的五金，棉織及其他工業製品；以及澳洲的羊毛及肉食輸運於太平洋的船舶，都必經新加坡。換言之，新加坡是歐、亞、澳三洲主要貿易唯一的通道了。

軍事觀察下的新加坡怎樣呢？地理決定新加坡與台灣的距離爲一、六二五哩，距離九洲佐世保爲二、五二〇哩，而且島國的日本帝國，使整個櫻花三島直等於一座難攻不落的要塞，所以要新加坡成爲對日本取攻勢的根據地，頗不容易。不過退一步說，像新加坡那樣超時代的軍港，只要集中英國海空軍的主力，至少可能對日本國防外線發揮抵抗的威力。它可以警衛印度，香港；保護荷印；截斷日本對歐洲兩洲的貿易；同時還可造成日本進攻南太平洋澳洲的困難。一九二四年三月十八日英海軍大臣阿米里氏，曾在議會中重申新加坡的重要性。他說：「在本質上，新加坡只屬於英國的一部，但英國各部最富饒的地方卻要算新加坡。牠握着印度洋的鎖鑰，環印度洋的英國領土及人口約全帝國四分之三，而在這廣漠領域中，英國除了新加坡就沒有了一個根據地。每年約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鎊的大不列顛帝國來往於太平洋貿易，只有新加坡可資保衛。英國往澳洲及新西蘭的航線，新加坡是唯一的駐足點，一旦有事，英主力艦隊更可據新加坡以赴兩地之援。」

新加坡島北面有淵深的海水，有闊大的錨地，週圍有林立的丘崗，重疊的崖巒，有最優越海空軍根據地的條件。一九二一年英國紳士們即有建築新加坡軍港的提議，兩年後，計劃竟實現了。工程進行約有一年，適逢英國工黨上台，工黨的政策是反對築港的，於是築港工程無形中斷（約一年）不久保守黨重組新閣，新加坡軍港仍在保守黨支持下推進了。

東亞的戰魔向太平洋邁步了。新加坡超現代化的軍事巨大工程，隨着緊張的步伐高速度的進展了。這座偉大的根據地除一般的軍事工程外，最惹人注意的有三大主要特點：第一是巨型的修船浮塢。居世界第三位的浮塢在新加坡不祇一個。其次是寬闊的碼頭，長約二三、三〇〇呎的碼頭在世界都罕有的。第三是乾船渠。這個船渠有一千呎長，一百三十呎寬及八十呎深，可以吞吐巨型的戰艦，新加坡的海軍根據地不只一個，在明南拉克半島（新加坡北）、澤隆島，及尼哥巴羣島，都有海軍根據地，都築有口徑十八吋的大砲要塞。這些地方的空防及各種地下倉庫，都以最

新式的佈置，適應海軍的要求。

以上許多海軍根據地，不消說同時也都是空軍根據地。但是新加坡另外還有空軍根據地。在新加坡（東部二哩）夏勒特爾村港有遠東最大的航空港。在馬拉克半島附近有大規模陸地飛行場十餘處。新加坡有六百個皇家空軍戰士。空軍是英國在太平洋戰畧機構中最主要的要素。必擁有強大的空軍，新加坡才够給打擊者以打擊，才能成爲太平洋上的直布羅陀。

有人這樣觀察：東方的黠武國家總有一天採不宣而戰的方式，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一方面截斷歐亞的孔道，封鎖新加坡與香港間的海上交通；另一方面同時發揮海空軍的主力，由台灣中國海及南洋代管島三路進攻新加坡。首先婆羅洲及巽他海峽都要漸次的受威脅。（石丸藤太的推測）日俄戰爭時，日軍集中全力攻擊旅順的情形，也許即新加坡未來的結局吧。

軍事家白華特(B. Walter)，更鄭重地指示：新加坡最大的任務是防衛澳洲及新

西蘭。但是新加坡距離佛內門特爲二、四〇〇哩，悉德尼及墨爾本（Melbourne）爲五、〇〇〇哩，威靈頓爲五、三〇〇哩，大有鞭長莫及之勢。戰畧家一致承認夏威夷不足以保菲律賓。新加坡之於澳洲距離上固無異珍珠港之於馬尼刺，所以新加坡的防衛力量能達到什麼程度？頗值得懷疑的。

不過，新加坡的軍事建設，今日已達到超現代化，空軍化的程度了。英國在太平洋航空網的焦點即新加坡，由於航空網的建立，新加坡與香港及澳洲間的隔離已減少了困難。而且新加坡澳洲間有一個荷印大陸，英荷國交關係之緊密，使荷印成爲新加坡到澳洲海軍的及空軍的橋樑。最近英國合併南太平洋孔雀羣島中八個小岸，並經營爪哇以東澳洲以北的蒂羅島（Tiro），牠們都是海空軍途站的絕好場所，牠們增加了新澳間交通的階梯。所以只要新加坡有充足供調度的戰艦和飛機，這一難攻不落的重鎮，該仍不失爲英國屬地的安全屏障吧。

五 澳洲達文港

前面指出過香港，在戰畧上是有弱點的。它太接近日本尤其台灣，反之，它與新加坡卻有較遠的距離。呼應既不便利，聯絡也感鬆弛。香港的軍事工程現在還沒有達到理想的完成。就說新加坡，它與澳洲間的交通中途須經幾處海峽，從新加坡軍港出動的艦隊能說不遭遇敵潛艇及飛機的伏襲嗎？要減少香港及新加坡的弱點，澳洲達文港就有強化的必要了。

達文港強化起來，香港及新加坡的防衛力量，因以發揮，達文港益增鞏固了。達文港連接新加坡及香港形成一個三角形勢，牠們在軍事上連環一氣，互成犄角。就是假定敵人進襲香港，新加坡的海空軍立馳赴援，自不用說；同時英國由印度洋東航的後援艦隊也能駛入達文港巡行北上，策應赴援的新加坡海軍及空軍，與敵人的艦隊決戰，以解香港之圍。採同樣的戰畧，英國可以夾擊圍攻新加坡的敵人，可

以保衛遭敵人直接進攻的澳洲及新西蘭。

澳洲本來是一個國防力量薄弱的國家。海軍幾等於無，空軍數字微不足道（過去澳洲有萬噸巡洋艦二隻，飛行員七八八人）陸軍一共不到三萬。可是澳洲最近一年來有所謂三年軍事建設計劃，在此計劃內，澳洲要完成達文港及不列斯拜恩（Brisban）悉德尼、菲立浦灣（Port Phillip）、亞岱來特（Adelaide）、佛內門特等根據地的軍事建設。要裝配要塞，加闢空軍場並使陸軍機械化。在達文港舉凡英太平洋艦隊所需要的碇泊所，修理廠及其他原料庫，都具最新式的設備。澳洲北岸遼闊，怎樣能避免敵人偷渡登陸？怎樣防禦敵人海空軍的襲擊？這都在英澳當局合作考慮中，都正在密切的，積極的建設中。這一完成英國在太平洋根據地三角形勢的達文港，它是此三角形的基點，它是此三角形的鎖鑰，將以特殊的雄姿，出現於太平洋。

太平洋風雲緊急了。遠東的烽火也許要燃起太平洋的火花吧。英國要怎樣才能維持太平洋現狀，保護她在太平洋上的生命線呢？香港孤立了。自然武裝香港計劃

成功，可能減少那孤立的程度，可是現在香港的軍事設備尙未達到理想的階段。新加坡築港大計是完成了。不過前衛孤弱，威力無形減低。改造達文港是最合乎現實軍事要求，三角形的軍事建設完成可能增強英國在太平洋整個的軍事形勢；但事實上強化達文港不是一蹴即成，而需經過相當時間的。總之，英國在太平洋現有的軍事力量，就根據地形勢來估量，還不够應付太平洋當前的大破局。唐寧街十號的對策如何呢？我想英國目前只有兩條路可走：第一，與日本成立妥協。這一政策如經採用，英國在太平洋的權益須借重日本的保障。保障須要代價的——即是日俄或日美乃至中日戰爭時，英國須保守中立；英國須諒解日本在英自治領及屬地一帶的經濟活動。這樣一來，加拿大，澳洲及新西蘭一定抱怨，一定要引起反感，說不定像韋爾士預測的，它們要請求美國做它們的保姆（H. G. Wells: *The Shape of Things to Come*）；至少母子國間的離心力必然地加強。第二，是英國擁護集體的和平，即是以集體的力量維護太平洋的和平。即是與美提攜，拉手蘇聯，並幫助中國以促進和

平。美國的馬尼刺和關島很可能與英國新加坡共同負起保衛香港及九龍新界的責任；美國的巴拿馬運河如果與新加坡採取聯合的行動，日本就有形成壘中之鼈的危險；香港的遠東艦隊如與美國阿留申空軍根據地及蘇聯遠東軍獲得聯系，香港便成爲英國在遠東的攻勢防線了。此外如經粵漢路，又可與中國內地取得密切的聯系。在這樣海軍的，空軍的以及陸軍的大包圍下，日本究能橫行到幾時呢？太平洋已臨到暴風雨的前夜了。英國到底往那條路走好呢？現在絕不容有所徘徊已臨到最後抉擇的時候了。我們且瞧着吧。

第六章 英國遠東政策的檢討

一 英國的遠東政策

從華盛頓會議以後，遠東在英美日三國的諒解下成立了一種均勢。該會一方面限制了英美法意日五國海軍主要戰艦的比率，規定了英美日三國在太平洋上海軍根據地的限度；一方面由赴會的九國，除中國外，承認尊重中國的主權與獨立，以及領土與行政的完整，並維持中國的門戶開放，與各國在中國全境的商務實業機會均等的原則。同時英美日法締結了一個四國協定，以代替舊有的英日同盟。這種局面一直維持到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的前夕。「九一八」事變的爆發既推翻了當日的『現狀』，於是英美等國遂不得不重行考慮她們對於遠東的政策。嗣後隨着事變的演進，她們的政策也隨着變化。本文的目的，只在說明「九一八」事變後英國對於遠東

的政策。

在這篇文中，我將根據一切可靠的材料，作忠實的敘述。假若敘述中，有許多是讀者尚不知道的，那也並不是什麼祕密，都是在他國（英美等國）中曾經公開過的，我只於負責將牠收集在一起而已。當然，還有許多祕密是我所不知道的，那只有等到將來各國的檔案公佈後，我們作研究的人纔能利用。不過，我想，五年來的英國遠東政策的輪廓，此文中所說的，大約也可以大致不差了。「九一八」以後，國內有許多論英國政策的人，往往失之於簡單，失之於偏激。其實，一國外交政策的形成原因極爲複雜。外交政策不外「投機」主義。英國的外交政策尤其是「投機」。讀者看完了這篇文章，或者可以相信我的話。因爲篇幅的關係，與英國遠東政策有關而非直接的問題，只好畧而不詳了。同時因爲篇幅的關係，我的話雖然都有來源，但是我却沒有加上附註。這一點，是要請讀者原諒的。

二 一九一八事變時英國內外的狀況

在「一九一八」事變發生的時候，從英國國內來講，正是英國極嚴重極困難的時期，勞工黨政府於八月二十四日辭職，改選的結果，保守黨大獲勝利，在下院的六百一十五人中，保守黨佔四百七十一席的大多數。勞工黨從二百六十七席降到五十二席。此時勞工黨與自由黨都已分裂，兩黨中都有一部份人與保守黨合作，於是組織所謂國家政府(The National Government)由麥克唐納擔任閣揆。麥克唐納原為勞工黨的首領，但在這時他已與勞工黨分裂，而與保守黨合作。由他領導從勞工黨分裂出來的人員，在議會中只佔十三席。國家政府的外長為西門。西門原隸屬自由黨，但是他在這時也與自由黨分裂了，而與保守黨合作。他的一派，當時在議會中佔六十八席。由此可以看出當時保守黨在英國議會同政府中所佔的勢力與地位了。

在這時，英國國內的困難甚多。在一九三〇年中，英國的對外貿易減低了十六

萬五千萬元。在一九三一年的夏秋之交，英國國內失業的人數約爲三百萬人。英國政府的預算，在過去兩年中，不敷甚鉅。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二年的預算幾幾乎要差到六萬萬元之多。因減低薪資。英國海軍中的士兵頗現不穩的情形。現金外流的結果，英國政府終被迫於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一日放棄金本位。

在「九一八」事變時候，從英國對外的關係來講，英美兩國間的關係遠不如華盛頓會議時候的關係密切；英俄兩國間的關係則幾幾乎處在對立的地位；英國與中國的關係，因中國頻年的內戰，北伐時收回英國在漢口的租界，與過去數年中排斥英貨等種種的原因，英國保守黨的政府對於中國極表不滿。雖然在一九三一年時，中英兩國間的關係似已畧見好轉，然而前幾年留下的印象太深，在英國保守黨人士的腦海中一刻不容易磨滅。加以中國所宣佈的片面取消不平等條約的方法，在當時尙繼續實行中，這也不是英國保守黨人士所能同意的。

至於英國與日本兩國間的關係，「在九一八」事變時候，却極友善。一則英日兩

國在過去曾經有二十年的同盟關係：華會期中取消英日同盟的原因，既不是由於英國自動，更不是由於日本自動，而是由於加拿大、美國、中國反對的結果。在一九二七年太平洋會議（Conference of I. P. R.）的期中，有人問英國對於華會的結果，作何感想。英國的代表答覆說，華會只顧到了消極的一方面，而沒有能顧到積極的一方面。這句的話意思就是說，九國公約只規定了尊重中國的主機與獨立以及中國領土與行政的完整，給予中國完全無礙的機會，以發展並維持一有力而鞏固的政府；施用各國的權勢，以期切實設立並維持各中國境內的商務實業機會均等的原則；不得因中國狀況乘機營謀特別權利而減少友邦人民的權利，並不得獎許有害友邦安全的舉動（九國公約第一款。）但是這些規定都是消極的，只限制了中國以外各國的行動，而沒有規定如何方能使中國有一有力而鞏固的政府，如何方能使各國在中國的人民的權利，不因中國自己的行動、而受損害等等。意在言外，英國的代表是對於中國當日的狀況，表示不滿。

二則，正因為英國對於中國當日的狀況不滿，所以日本得乘機而入。在一九二八年的秋後，日本到巴黎簽訂非戰公約的代表。於簽訂非戰公約後，親自到倫敦去與英國政府商談英日重行合作的辦法。在當時，全球的報紙盛載英日同盟有復活的可能。嗣後英國政府的發言人，在下院答覆議員的詢問時說，英國並未與日本恢復同盟，但英日兩國政府間已約定，此後將根據九國公約第七款中的規定，遇有某種情形發生，兩國政府應「完全坦白互相通知。」九國公約第七款的規定是：「締約各國協定，無論何時，遇有某種情形發生，締約國中之任何一國認為牽涉本條約規定之適用問題，而該項適用宜付諸討論者，有關係之締約各國應完全坦白互相通知。」九國公約中既已有此項規定，而英日兩國政府復又于一九二八年單獨的商訂這種辦法，這至少是英日兩國不願意完全信任九國公約中的規定，而願意單獨作進一步的兩國間的合作。換一句話說，這至少是當時的英日兩國政府認為她們兩國在遠東的利益，有與其他七國（九國公約簽字國）在遠東的利益有不盡相同的地方，所以英

日兩國衝突有合作的必要。這種規約不是同盟，在表面上，也似乎與九國公約中的規定不相特。從實際上講，這種規約至少是與九國公約的精神不相符合的。九國公約的精神原是注重簽約的九國彼此都應當坦白合作的，最反對簽約中的一部份國家單獨合作，因為這種部份的合作，往往是與全體合作的精神相衝突的。然而在一九二八年的時候，英日兩國政府却約定了這種部份的合作的辦法，這至少證明英日兩國間的關係，從一九二八年以後，對於遠東，是要較英國或日本的其他任何九國公約簽字國間的關係，都為密切。

再從軍備方面來講，在「九一八」事變的時候，英國不僅只受了華會海軍縮減條的種種限制，而且就是該約所容許的限度，英國的海軍在當時也沒有到達。不受該約限制的新加坡海軍根據地，也沒有進行建築，英帝國國防最弱的處所，就是遠東與太平洋一帶。

上述的，在「九一八」事變發生時，英國內外的狀況，在在都影響到「九一八」事

變後英政府對於遠東政策的決定。

三 九一八事變初起時英政府的態度

在「九一八」事變未發生以前，因過去歷史關係，英國多數人士，尤其是保守黨，對於中國的看法，認為中國政府的組織極其散漫，對於中國全部不能負責，以致英人在中國的利益遭遇損失，而無法責成中國政府對於未來的事件，與以担保。加以中國政府在此時，不僅只主張取消不平等條約，而且往往採取強硬的手段，以企圖達到這種目的。用武力奪取漢口的租界，自動宣布取消外人在華的領事裁判權（雖然實際並未實行）等等，都不是英國一般人所願表同情的。在這時候，英國多數人士，尤其是保守黨，對於日本的觀念，却正與對於中國的觀念相反，他們的看法，認為日本是一個極有組織的國家極重國際信義（這種觀點到一九三二年後纔逐漸改變。）他們贊許日本的進步；他們佩服在過去幾次戰爭中日人的勇敢。加以英日

兩國間尙曾有二十年同盟的友誼；而在一九二八年後兩國政府且曾進一步的合作。

在事變剛發生的時候，日本政府曾屢次宣佈，他們佔據瀋陽等地的目的，只是在保衛日本人民的生命財產，同日本在東三省條約下的利益。一俟日本的目的達到，東三省的秩序恢復，他們就要退兵的。日本這種宣言，正合英政府的觀點。英國當局原來的看法，就是，外人在中國的生命財產常常遭遇危險，外人在中國條約下的利益，中國往往不肯遵守。他們將中村案件與索本案件（英人Mr. Thordunn 于一九三一年在蘇州被殺滅跡的事件）連在一起想。說到保衛日人的生命財產，他們就想到奪取漢口租界的案件。說到保衛日人在條約下的到益，他們就想到中國片面宣佈取消領事裁判等類的事實。

因此在事變初發生的時候，英國政府幾乎是一致表同情於日本的。他們認爲，姑無論日本所用的方法如何，日本在中國曾經受了許多委屈，而無處可伸，那是無疑的。日本政府所宣佈的理由，保衛日本人民的生命財產，以及保衛日人在條約下

的利益，那都是正當的。我們從英政府代言人在議會中與議會外所發表的言論中，都可以看出，甚至於就是一般反英政府，因擁護國聯，而主張對日採取強硬政策的自由黨和勞工黨的黨員，他們對於這兩點，也並不非議的。

四 九一八事變後英政府的初步政策

「九一八」事變後的三天（九月二十一日），中國將中日爭端提出國聯行政院。在這個時候，代表英國出席國聯行政院的是西席爾（Lord Cecil）。西席爾素來是主張擁護國聯的，加以英國政府此時的態度還未大定，所以西席爾在國聯行政院中的演說還是以擁護國聯為立場的。各國關於「九一八」事變及以後事件的檔案，直到現在，除美國曾公佈一部份外，都未公開。但是我們根據英政府的行動，及英國當局在議會內外發表的言論，以及英國大報的社論等等，我們可以研究出英國政策的梗概。

無疑的，在事變發生前，我們可以說英國政府是不知道的。但是事變發生後，英日兩國政府，曾秘密進行交涉，也是同樣無疑的。我們應當記得，在一九二九年的時候，英日兩國間曾約定，遇有某種情形發生，兩國政府應「完全坦白互相通知」。根據我個人研究的結果，英日兩國間在事變後的諒解，大約是在十月底十一月初間成立的。故此，當國聯行政院於十一月十六日移到巴黎開會的時候，西門外長即決定親至出席，替換西席爾。

英日兩國此時成立的諒解是什麼？我們可以斷言是：英國不干涉日本在東三省的行動，只要日本不侵犯英國在華的利益，並不違犯中國（包括東三省在內）境內的門戶開放原則，我們可以同樣斷言，嗣後（大約在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初以後，一九三二年二月以前）英政府並曾同意，只要日本在表面上不違犯國聯盟約，非戰公約，九國公約中的規定，就是日本在東三省造成一個自治或半獨立的政府，英國也不反對。

英政府爲什麼在這時採取這種政策？理由很多：（一）英國政府當時是保守黨當權。保守黨對於日本感情素來很好，一時不易改變。（二）在這時，英俄兩國間的關係很壞。從一九二四年中俄恢復國交以後，俄國在中國的宣傳極爲活躍，而處處以英國爲反對的對象。雖然在一九三一年時，中俄兩國早又絕交，但難保共產黨在中國的勢力不再復活，英國在中國的利益不再受損害。日本的勢力進入東三省以後，至少是抵制蘇俄在遠東活動的一種力量。（三）當中國排斥英貨，奪回漢口英租界的時候，英國既不願——且亦不便——用武力對付，而於一九二六年宣佈所謂的對華新政策。在當時，英政府所採取的是一種「靜觀」的政策。然而在一九三一年時，中國仍未統一。而且從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三一年，中國幾於年年內戰，以致英國在中國的商業受害不小。英國的當局認爲，日本進入東三省以後，或者還是一種安定的力量。只要日本不侵犯英國的利益，不違反在華門戶開放的原則，英國不致受何損失，且可給予中國一種「教訓」。（四）英國此時國內困難問題甚多，類如上述，更

使英國不願對日採取強硬政策。(五)英政府明知在當日，如阻日本前進，則阻止的責任只有英美兩國能夠負擔。美國不是國聯會員國，是否願意積極負擔經濟制裁或軍事的責任，在當時，英國對之殊無把握。(美國國務卿斯蒂姆生主張引用九國公約，是在一九三二年二月。在一九三二年二月的時候，英日兩國間的諒解早已成立。在一九三一年的十月十一月間，美國尙未肯具體表示她願意負責到何種程度。)而且美國因為國內憲法的關係，她的行動於事前頗難捉摸。縱然總統與國務卿願意負責，美國國會是否肯同意，尙是問題。國聯組織不是美總統威爾遜提倡的嗎？然而國聯成立而後，因為上院反對，美國始終未肯加入。在事變之初，美國一般輿論都很反對日本，國會的態度也很顯明；然而在美國國會未正式通過議案以前，誰敢肯定的說，他們究竟願意負責到何種程度？假若英國對日採取強硬政策以後，美國不肯負責，豈不是所有的責任都要落在英國的身上？何況遠東是英國國防最弱的地方。國聯的小國固無能為力，就是德意法三國，在遠東也無多大的力量。(六)英國

在遠東的利益是經濟的與商業的。經濟與商業的利益所需要的是「和平」。對日採強硬政策以後，難保不要實行經濟制裁，甚至於武力制裁。實行經濟制裁或武力制裁以後，則英國在遠東的商務將大受損失。（七）日本進入東三省以後，一時將無力侵畧他處。是英國在中國的商業不致受很大的損害，因為英國的利益原是集中在揚子江流域。且英國在太平洋方面的領土，如澳大利亞、新錫蘭等，因為日本的力量集中在東三省，無力再危及這些地方，或反可較前安全。

上面所說的這些理由，使英政府於事變後兩月中決定了他們的政策：用磋商的方法，與日本成立諒解。英政府在這個時候，深信日本在東三省不至於違犯門戶開放的原則，日本政府對於這一點，且已曾屢次給與諾言。英政府在這個時候，復深信日本的目的只限於東三省境內的權利，日本不至於再向外擴展的；而且只要各國不干涉日本在東三省境內的行動，等到日本從中國得着滿意的保障後，日軍是將要撤退的。嗣後，當日方一再表示，東三省境內將出現一個自治或半獨立的政府時，

英政府認爲，只要日本在表面上不違犯國聯盟約，非戰公約，九國公約中的規定，英國仍然可以容忍的，仍然可以與日本成立妥協的。在日本尙未承認所謂的一滿洲國（一九三二年九月）以前，日本曾經對英國政府明白表示，日本政府不至較之他國政府尤爲樂意承認「滿洲國」的，故此，在國聯決定派遣調查團（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以後，英政府的看法是，等到調查團報告草成以後，中日兩國間的糾紛總可以根據調查團的報告，而得着和於的。

在這種心理與看法的支配之下，無怪乎英政府在當日不願與美國合作。當美國政府於一九三二年正月七日致中日兩政府的覺書公佈後，英國政府不僅不肯與美國合作，作同樣的表示。英政府反於同月十一日正式宣言，英政府的政策，在擁護滿洲境內的門戶開放原則，這是九國公約所保障的。自從「九一八」事變以後，日本會屢次聲明，日本將遵守在東三省境內的門戶開放原則。日本既會如此聲言，英國政府因此認爲英國沒有效法美國，致送任何類似的正式覺書於日本的必要。但英國已

要求日本駐英大使，轉請日本政府對於遵守東三省境內的門戶開放原則的諾言，重行與以保障。等到同年二月九日至十五日，美國國務卿建議與英國合作，引用九國公約，西門始終維持着冷淡的態度。在二月十六日英政府對上述建議的書面答復中，止於說：我們希望簽訂九國公約的國家都願意與美國合作；英政府不能單獨與美國合作，引用九國公約；英政府的行動，只能在與國聯會員國合作，並視為國聯行動的一部份的前提下，擁護美國的此種主張。

五 英政府對於上海戰爭所持的態度

一九三二年正月二十八日，出於英國政府意料之外，東三省的變故，竟延展到上海。英國在華的經濟與商業利益，大部集中在揚子江流域，這是盡人都知道的。上海是揚子江的門戶。上海戰爭的延長，將使英人的利益遭遇嚴重的損失。故此在上海事件發生之後，英政府的惟一目的，就是急速停止戰爭。最好的辦法，是借重

國聯的組織，會同國聯會員中有關的國家，以及非國聯會員國的美國，努力居間調停，使戰爭從速結束。英政府對於上海事件，既不能像對於東三省事變那樣的漠然，因此，英政府決不猶疑的迅速出力調停。駐滬英美等國領事迅速調停的結果，中日兩國軍隊的衝突，竟得于一月二十九日晚八時起，暫時停止。英美等國建議的停戰條款中的第四款大意是，在中日兩方軍隊間，設立一中立區，以保衛公共租界；所設之中立區由中立國家警衛。此種停戰條款（共五款）後來雖因為日方反對，沒有能見諸實行；然而英政府對於上海事變的態度，較之他們對於東三省事件的態度，積極得多，負責得多，已于此可見。假若我們記得，在日軍攻錦州以前，當時有所謂成立錦州中立區的計劃。其後這種計劃之所以沒有能實現的緣故，主要的原因就是由于國聯中的主要國家——當然首推英國——不願負責，不肯出兵警衛該中立區。于此我們又可以看出英政府對於上海事件的態度，與對於東三省事件的態度完全不同了。不過在此處有一點是值得我們注意的，那就是，英政府對於上海事件

態度雖然很積極，但是他們却認為，上海事件是可以與東三省事件分開處置的。雖然上述英美等國建議的停戰條款中的第五款包括東三省問題在內，但是那是美國的主張，而不是英政府的本意，不是英政府原來的看法。

六 英政府的擁護國聯盟約

在上面，我們已經說過，「九一八」事變後，英政府的初步政策是：只要日本不侵犯英國在華的利益，並不違犯東三省境內的門戶開放原則，英國可以干涉日本在東三省的行動。只要日本在表面上不違犯國聯盟約，非戰公約、九國公約等，縱然日本在東三省造成一個自治或半獨立的政府，英國也可以不反對的。但時，假若日本侵犯英國在華的利益，違犯東三省境內的門戶開放原則，日本的行動，甚至就是在表面上，也不能與國聯盟約，非戰公約、九國公約中的規定相容，則英政府的態度與政策又當別論了。在一九三二年與一九三三年的期中，據英政府的看法，

日本並沒有違犯英國在華的利益，也沒有違犯東三省境內門戶開放原則，但是自從日本於一九三二年九月承認「滿洲國」以後，英政府起始感覺，這種行動是無法與國聯盟約調和的，是國聯盟約絕對不能相容的。

從英國的立場說，英國在遠東，在這個時候，極願意與日本妥協，不願意與日本衝突。然而英國是一個世界帝國，她在地球上許多地方，都有利益。歐戰以後，她是一個主張維持現狀的國家，因此她也是擁護國聯盟約的國家，只要日本的行動不至於過分與國聯盟約衝突，在表面上尙說得過去，則英政府自不願與日本爲難。但是，假若日本的行動與國聯盟約衝突，過於顯明，無法曲爲解釋，則英政府也只好擁護國聯盟約。從九一八事變以後，國聯對於中日爭端的處置，已引起國聯各小國的極端不滿，國聯對於中日爭端的處置，若再繼續袒護日本，則小國對於國聯將完全失望，國聯亦將根本搖動。此種情形，尤以日本的行動與國聯盟約過分衝突時爲然。二則，美國態度已很顯明，過去英政府的模稜態度，已引起華盛頓政府的不

滿，英政府如過於左袒日本，則英美兩國間將發生嚴重的裂痕；這不僅止是英政府所不願見的，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地的政府尤為不願。三則，中國是英人良好的主顧，英政府對於中國人的感情，也不能不稍有顧忌。四則，英國國內愛好和平，擁護國聯的人士，對英政府過去所持的態度與政策，已深致不滿，已在國會內外作嚴厲的批評。

因為上述的種種緣故，所以英政府不得不擁護國聯盟約——至少要維持國聯的面子。因此，英代表于一九三二年三月七日在國聯大會中提議：『大會（國聯大會）……聲明，國聯會員國對於用與國聯盟約或巴黎公約衝突的方法，建立的任何狀況，條約，或協定，有不承認的義務。』此項提議的實質，無異於贊助美政府一月七日所宣佈的不承認主義。關於此項提議的決議案，於三月十一日由國聯大會正式通過。此項議案的提出，正是英政府不願意使小國過於失望，不願意使英美兩國間發生嚴重的裂痕，顧忌中國人的情感，顧忌英國國內擁護和平擁護國聯的一般人士的

輿論。自從上述的議案提出，經國聯大會通過後，英政府擁護國聯盟約——至少是擁護國聯的約的表面——的立場，可以說是決定了。但是英政府在這時，還是在希望，中日兩國間的爭端，可以由國聯用和平方式解決的。日本不是曾經通知英政府，日本不至於較之任何他國尤為樂意承認「滿洲國」的嗎？日本若不貿然承認「滿洲國」，則事態尙不至於完全僵化。只須等到李頓調查團報告作成以後，則事件未始不可以和平解決的。解決的方法，在英政府此時的看法大約是：東三省在名義上交還中國，日本所謂的日本在東三省的權利完全給與日本。這種辦法，日本既得了實惠，中國也有了面子，國聯的威信在表面上也還可以顧全。

上面所說的英政府的希望，等到一九三二年九月，日本突然承認「滿洲國」時，完全變成泡影。在這個時候，英政府也知道，和平解決中日兩國間的爭端大約是一時不易辦到了，但是西門仍然不得不作最後的努力。因此，在調查團報告公佈（十月二日）以後，舉世的批評多半都在指責日本，惟有西門在英國國會中與國聯大會

中的演說，袒護日本，指責中國，當時，有許多人以為西門仍然是在袒護日本，其實不是如此的。西門此時的言論，他的目的不是袒護日本，而是故意給日本一個面子，好使日本有法下台，有法轉圜，這是西門最後的努力，希望中日兩國間的爭端可以得着和平的解決。英政府此時的看法，也承認日本做得太過，日本承認「滿洲國」的舉動是絕對不能與國聯盟約相容的。英國此時，殊無意完全犧牲國聯的原則，美國的合作，小國的願望，中國人的情感，與英國國內擁護國聯的一部份輿論，而專一遷就日本過分的要求。因此，等到和平調解的辦法完全失望之後，英政府終於是不遲疑的，投票贊成國聯二月二十四日（一九三三）的決議案。

七 國聯決議案通過後英政府的態度

英政府雖然投票贊成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四日國聯對於中日爭端的決議案，但是英政府却也無意對日採取經濟或其他的制裁辦法，在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四日以

後，英政府所採的政策是：一方面遵守國聯的決議案，不承認「滿洲國」設法限制日本的前進或更深入中國，阻止遠東戰事的爆發或擴大，在國聯範圍內以技術或其他的方法援助中國；一方面竭力避免與日本衝突，儘可能的以維持英日兩國間舊日的友誼；希望將來中日兩國間的爭端可以得着和平解決，而英國在華的利益不受任何損害，且英國與中日兩方的感情都不至於惡化。這是一種八面玲瓏的「投機」政策。這種政策，英政府差不多維持了兩年，直到一九三四年冬天以後，纔有顯著的變化。

從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四日到一九三四年的冬天，因為英國採取了這八面玲瓏的「投機」政策，所以英政府的設施如下：

為敷衍英國國內擁護國聯的一般人士，同時不得罪日本起見，英政府曾於國聯決議案通過以後，於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七日宣布，對中日兩方禁運軍器火藥。在兩個多星期以後，（三月十三日）又藉口于沒有得着國際的援助，英國不能長久的單

獨的禁運軍器火藥，於是取消禁令。爲限制日本的前進或更深入中國，英政府曾于榆關事變以後，警告日本，聲明英人在華北一帶有重要利益，此種利益如遭損害，則日本應負賠償的責任。但爲顧全日本的友誼起見，却又不願意過分得罪日本，所以當日軍進攻熱河的時候，英政府曾表示焦慮，但隨即通知日本政府，告以留居熱河的英國人民，請日本於行軍期中，予以保護。這種通知，在事實上，無異於英政府默認，英國將不干涉日本對熱河的軍事行動。對於日軍在長城以南的軍事行動，英政府的態度則較爲積極，這當然是由既英人在平津一帶的利益，比較在熱河重要。在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七日日軍佔據秦皇島以後，英政府曾向東京提出質問，東京政府于四月二十一日答覆說：日軍不久以後，即將退出長城以外。在五月二十二日，英國下院中曾有人提出質問：我們是否可以認爲日軍現在可以自由佔據中國的全境，而國聯的會員國將無人抗議？內閣總理麥克唐納的答覆是：「當然不是」。上述英國對於熱河與平津一帶的態度的不同，這又可以證明英政府此時所採取的八面玲

璦的政策。維持平津一帶，可以維持英國自己在華北的利益，亦即所以間接保護英人在揚子江流域的利益，同時還可以見好於中國。不干涉日軍對熱河的行動，可以不至於開罪日本，妨害英日兩國間於友情。

在這個時期中，英政府所以能夠維持這種政策的緣故，當然與日本政府所持的態度與政策，也有密切的關係。作者在上面已經講過，「九一八」事變以後，日本曾經向英政府保障，不違犯中國境內的門戶開放原則，不侵犯英人在華的利益。自從「九一八」事變以後，直到一九三四年的冬季以前，英國在中國境內的利益，並沒有受到什麼損失。例如，關於担保外債的東三省境內的關稅，英人有重要利益的北寧鐵路與開灤煤礦等等，日本對於英人的利益，都很尊重，並有可以使英人滿意的處置。

在這個時期中，英日兩國間雖然也曾經有許多爭執的問題，但是直到一九三四年冬季前，兩國間却尚有沒絕對不可調和的糾紛，誠然，在一九三三年的時候，英

日兩國間貿易的衝突已日趨嚴重，但是英政府在這時，却相信——至少是還在希望——這個問題是可以由兩方談判而成立妥協的。至于較小的糾紛，例如辛樸生案件（辛樸生（Mr. Simpson）是英籍僑民，在哈爾濱辦報，為「滿洲國政府勒令停刊，驅逐出境」等，更不成多大的問題，很容易用外交方式解決的。

在這個時期中，比較最大的問題，要算是天羽聲明了。當一九三四年四月十七日天羽聲明發表的時候，牠的含義究竟是什麼，在當時沒有人能肯定的說。原因有三：一則，該聲明所取的形式，是非正式的；二則，各報的記載不盡相同；三則，不僅止日本政府駐外代表對於該聲明的解釋不一，就連日本外務省發言人自己發表的談話，也是先後不盡一致。英政府在這時既抱定了能不與日本衝突，最好不與日本衝突的宗旨，同時英政府又不能放棄中國境內門戶開放的原則，任日本獨斷獨行，以致危及英國在華的重要利益。因此，英政府訓令英國駐日大使，于四月二十五日，向日政府作「友誼詢問」。詢問的大意是：假若天羽聲明的目的只是在反對他國幫

助中國抗日，以致危及東亞的和平，則日本可以放心，至少英國政府決無此意。假若天羽聲明的目的，果真是如該聲明中所說的，志在保持中國的完整，則英政府原與日本同一目的，那也不成問題的。但是英國政府却決不能承認，只有日本有權利決定，那一種行動是有害于東亞和平的。在中國的機會均等原則是九國公約所明白保障的，日本也是該約的簽字國之一；因此，英政府必須繼續享有她在中國境內合法的條約下的權利。英政府相信，天羽聲明的目的，決不是在有意妨害列強在華的共同利益，或違背日本自己在條約下的責任。

這當然是一種外交詞令。這一篇外交詞令遞達東京以後，廣田外相的回答是：英政府對於天羽聲明解釋的方法，完全是對的。日本政府仍然將遵守九國公約中的規定；日本對於九國公約的看法，與英國並無二致。日本仍將繼續極端重視中國境內門戶開放原則的維持。日本願意重行聲明，日本政府仍然接受那種政策。英政府既然得着廣田外相的這種諾言，英政府的政策至少可以說是暫時的獲得了勝利。英

政府在這個時候，一方面不願意放棄中國境內門戶開放原則，不願意承認日本對於列強以經濟或技術援助中國，有最終決定的權利，不願意日本再進一步破壞中國的領土與行政的完整；而另一方面復竭力避免與日本正式突衝。在這種政策支配之下，英政府對於天羽聲明所採取的外交方式與步驟，不能不說是獲得了成功。

英政府所採取的這種步驟，既不致與日本發生正面的衝突，同時又達到了英國所希望達到的目的——廣田外相正式給予保障，日本仍然承認維持中國境內門戶開放原則。故此，英政府認為滿意，認為沒有再向下追究的必要，更沒有與美國聯合抗議的理由。在表面上看，天羽聲明與中國境內門戶開放原則，似乎是不相容的。從事實上說，天羽聲明的用意，自然是在破壞中國境內門戶開放原則。然而日方既然沒有敢肯定的說，而該聲明所採取的方式又是非正式的，加以聲明的內容，前後發表的復不一致，英政府又何必對之過於認真？當時英政府在下院中的代言人曾說道：我們所應當注意，所能承認的，只是日本政府對我們政府正式的聲明。日本政

府對我們（英國）政府的正式聲明，既然担保維持中國境內的門戶開放原則，其餘報紙上的記載不能發生任何效力，我們儘可以置之不理。其實，英政府何嘗不知道，天羽聲明是日本試探國際空氣的一種辦法。然而這種非正式的聲明，在國際法上，不能發生任何效力。日本政府既然正式承認，英政府對於天羽聲明的解釋是對的，日本仍將遵守中國境內的門戶開放原則，不違背九國公約中的規定，是英國在外交上已獲得勝利。姑無論日本政府當初的原意如何，那在法律上是無絲毫效力可言的，英政府樂得裝聾，不去追究，何必逼人太甚。這正是英政府八面玲瓏政策的又一表現。

因為日本沒有敢堅持天羽聲明的原意，因此英國在這個時期中所採取的八面玲瓏的「投機」政策，仍然可以繼續維持，直到一九三年的冬季以後。

八 英國遠東政策的轉變

從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四日的國聯決議通過以後，直到一九三四年的冬季，英國始終抱着八面玲瓏的「投機」政策。這種政策，可以不至於過分得罪任何一方，可以維持英國在華的利益，而同時靜候國際情勢的變化。在這將近兩年的期中，英國之有所以能够維持這種政策，繼續不變的緣故，當然與這兩年中日本政府所持的態度密切的關係。從日軍進佔熱河以後，日本的行動並沒有足以危及英國在華利益的。誠然，英國不願意日軍進佔平津，然而當日本在長城以南冀東一帶與中國衝突的時候，日本曾允諾英國，日本不久以後，即將退出長城以外的。塘沽協定成立以後，冀東雖然變作了非武裝區域，日本雖然繼續要求關內外通車通郵等事，然而這種事件對於英人在華的利益都無重大害。天羽聲明的目的假若是在破壞中國境內門戶開放原則，那自然對於英國在華的利益有極大的損害。但是日本政府在天羽聲明公佈以後，曾正式承認英政府對於該聲明的解釋，重行聲明日本仍將遵守九國公約中的規定，維持中國門戶開放原則。天羽聲明既經日本政府如此解釋，英國政府

因此也就不感覺有採取任何行動的必要。

但是等到一九三四年冬季以後，情形就大不相同了。日本在「滿洲國」境內宣佈煤油專賣政策。從英國政府的眼光看，這種政策顯然與門戶開放原則衝突。經過幾個月長時期的交涉，英政府始終沒有得着他們認爲可以滿意的結果。英政府終於只得在一九三五年四月十二日，答復日本說：「英政府不能承認日本所持的理由爲有效。英政府十分感覺遺憾，認爲日本政府，不僅是沒有用他們的權力，以實行他們自己與滿洲當局，關於維持滿洲境內門戶開放原則所給予的保障；並且也沒有盡條約下的責任；而且還要爲顯明違背這種保障與責任的行動辯護。英政府只有認定，對「滿洲國」煤油專賣法負責的人，同時應當對於英國利益因此所受的損失負責。」

這一紙覺書，正是英政府遠東政策轉變的極明顯的表現，從「九一八」事變時起，直到此時（一九三五年春），據作者所知，英國政府送致日本的公文，或英政府代言人關於日本的公開談話，從來沒有用過這樣嚴峻的口吻或詞句。就是當天羽聲明

發表以後，英政府的表示，也只是「友誼的詢問。」在天羽聲明發表以後，英政府尚認爲沒有與美國合作或會商的必要。但是在對日交涉煤油專賣問題的期中，英下院有人問，英政府是否在與美國合作？英政府代言人的答復是，凡是有關的國家的政府，我們都和他們於密切的往來。換句話說，英國在此時同美國有密切的合作，至少是秘密的交換意見。這自然也是英政府政策轉變的又一表現。

一九三五年四月十二日，英國政府關於滿洲境內煤油專賣問題，致東京最後的覺書，雖然是英國遠東政策轉變的最顯明的例證，然而英國遠東政策轉變的醞釀，却不始於此時。一則，滿洲境內煤油專賣問題的交涉發生在一九三四年的冬季，一九三五年四月十二日的英國覺書，只是英日兩國間關於這個問題交涉的最後的結果，而不是這個問題的肇端。二則，自從一九三四年冬季以後，日本方面的種種行動，已早使英國感覺不滿。

在一九三四年冬季以前，日方的種種行動，雖已使英國感覺不安，然而英政府

尙沒有感覺有改變政策的必要。例如在一九三四年五月的時候，英日兩國棉織業代表的談判的失敗（三月）以後，英政府雖然感覺有採取行動，以保護英國棉織業的必要，然而英政府代言人在下院中的談話（五月三日），還在說英政府雖感覺有採取行動的必要，但是英政府的行動却不是基於「非友誼的精神」。又如同年五月日艦開到地中海，日本海軍司令官拜訪土耳其的當局。同時自柏林傳出來的消息，報告日德兩方正正在進行談判。然而日方此類的行動並沒有獲得具體的結果，所以英政府也並沒有感覺十分的不安。至於同年六月，日本關東軍與滿洲當局阻止英國駐山海關的軍隊出關操練，以及同年七月日方對於英人畢克頓（Mr. William Maxwell Bickerton）的非禮待遇問題等，那更是小問題了，單獨的殊不足以影響英國遠東政策的轉變。直到一九三四年六月六日，英政府代言人還在說，在「滿洲國」境內，英人沒有受着任何不公的待遇。

但是在一九三四年的冬季，情形却漸漸轉變了。在一九三四年十月的時候，英

美日三國會對於海軍問題，作初步判的談判。因三國間沒有得着同意的結論，這種談判終於十二月十九日停止。談判停止後不久（十二月二十七日），日本政府即根據倫敦海約的規定，正式通知英美兩國政府，日本將於華盛頓與倫敦海約滿期的時候（一九三六年年底），廢止該約，不再續訂。這件事頗使英政府感覺不安。英內閣總理麥克唐納於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八日，批評這個事件說：『日本政府關於這個問題的決定送達本國時，本國對之表示誠懇的遺憾。……英政府認為這是一個值得嚴重關心的問題——假若在海約有效期滿以前，而我們不能締結一個新的協定，以限制並約束將來海軍軍備的建築』。在一九三五年的春天（一月），中日兩國間的軍隊，在熱河與察哈爾的邊境上又發生了衝突。雖然英政府認為熱河邊境的衝突與英國的利益無關，然而自塘沽協定以後，日本不再侵犯中國領土的政策，似乎又起了重大的變化。

上面已經說過，在「九一八」事變以後，英政府因為國內國外種種的原因，遂於

一九三一年冬季，決定了他們的政策：英國不干涉日本在滿洲的行動，只要日本不侵犯英國在華的利益，不違犯中國境內（包括東三省）的門戶開放原則。在那時，英政府認為，日本進入東三省以後，不至於再向外擴展，英國在揚子江流域的重要利益，自然不至於受任何損害。就是英國在華北與滿洲的利益，只要日本承認遵守門戶開放原則，也不至於受任何損害，三年以後，日本行動，已逐漸使英國政府感覺三年前的看法是錯誤了。在一九三四年的冬季，英政府的看法是：日本不僅止沒有嚴格遵守東三省境內的門戶開放原則，不僅止還想向中國境內擴展，而且日本的商品同時還強烈的與英國的商品競爭，日本廢止海約的宣言，尙表示日本的政策有向海洋南進的傾向。這些事件，都是英政府始料所不及的，也是英政府所不能容忍的。

同時，英國國內國外的情形也逐漸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從國內說，英國愛護國聯的人士對於政府的遠東政策，反對日益劇烈。日本愈向前進，英國國內反對政府的人愈有理由。在一九三四冬季，英國國內經濟與失業的情狀，業已逐漸好轉。從

對外的關係說，不僅止英美兩國間的關係較前（一九三一年）良好，就是英俄兩國間的關係，也因希特勒的急進政策，與蘇俄態度的改變，而日漸融洽。至於中國，因南京政府的地位逐漸鞏固，對於取消不平等條約所採的方法逐漸緩和，因之中英兩國間的關係也日漸良好。反之，英日兩國間的關係，反因上述種種的緣故，大有日趨惡劣的傾向。

從日本承認「滿洲國」以後，英政府已經知道，中日兩國間的爭端，不是一時可以解決的了。國聯決議案通過以後，英政府的態度是：只要英國在華的利益不受任何損害，英國不妨採取「投機」或「靜候」的政策，不必去開罪任何一方。所以在當時，英國一方面遵守國聯的決議案，不承認「滿洲國」，並在國聯的範圍內援助中國；一方面竭力避免與日本衝突，以維持英日兩國間舊日的友誼。換句話說，在這時，英國的遠東政策是消極的。這種消極政策的維持，有一個重要的條件，那就是其餘在遠東有利益的國家，也必須同時維持靜候的或消極的政策，然而日本沒有。在塘

沽協定以後，一九三四年冬季以前，日本的政策雖不十分消極，然而却也尙未十分積極，故此英政府尙可以勉強維持他們的消極政策。但是在一九三四年冬季以後，日本的政策日趨積極，於是英政府的消極政策，也就無法再維持下去了。

轉變後（一九三四年冬季後）的英國遠東政策是什麼？據我研究的結果是：（一）積極的以經濟或其他的方法援助中國政府。强有力的中國將成爲遠東安定的力量，一方面可以杜絕國外的覬覦，一方面可以保衛中國的領土，因而而保衛英國在華的利益。（二）積極與美國合作，以阻止日本前進的行動。（三）努力調停於中日兩國之間，使中日兩國間的爭端可以得着全盤的解決。英國對於中日兩國間調停的主張，據我個人看，似乎是：承認九國公約簽訂時的狀況已有變遷，甚至於承認東三省或東北四省的現狀；但是日本也必得重行聲明，不再前進，不再進犯中國的領土與主權（也許包括退出華北）承認中國境內門戶開放原則。假若英政府這種主張獲得了有關各國的承認，則在遠東與太平洋上有利益的各國，應當共同重行締結新約（在國

聯範圍內)，以解決遠東與太平洋方面的一切懸案，以保障這個區域內的和平。在此地，我想，我應當補充一句，那就是，英國的遠東政策與英國對於他處——例如歐洲、地中海等——的政策是不能完全分離的。英國現時在他處的政策，與英國現時在遠東的政策，性質是相彷彿的。換句話說，英國現時對於德意日三國的政策，在根本上，是沒有什麼不同的。英國現在所需要的是和平。為維持和平，英國願意對於三國相當的讓步，但是以不妨害英國的基本利益為前提。德意日三國如果願意和平解決，那是最好不過的；否則英國也決不肯示弱，因此而積極擴充軍備（在遠東、新加坡軍港的完成，就是一個例子），因此而積極與願意維持和平的國家——如法、如美、甚至於如蘇俄——合作。論到遠東與太平洋方面，英國對於中日兩國間的調解，其目的，自然也不專限於解決中日兩國間的爭端，而在遠東與太平洋方面全盤問題的解決。因為這種緣故，英國不僅止願意承認東三省或東北四省的現狀（正如對意大利，英國願意承認阿比西尼亞的現狀；對德國，英國願意承認萊茵區域

的現狀，英國並且願意，給予日本合法的貿易以正當的出路，准許日本以商品交換外國的原料。但是日本必需與世界合作，維持世界的和平，不再作違犯新約的舉動，應當尊重他人的利益。在遠東與太平洋方面問題尚未獲得全盤解決以前，英國仍將遵守國聯盟約與國聯決議案下的義務。在遠東問題、歐洲問題、地中海問題等，都得着全盤解決以後，則國聯盟約勢必有修改的必要。修改後的盟約，雖然將相對承認修改時的狀況，但是盟約將來制裁的力量必須要加强，也許是用區域保障公約來補充這種力量。

這是英國現時的政策。在遠東與太平洋方面，英國的這種政策起始於一九三四年的冬季以後。在一九三五年二月十三日，西門外相在下院中說：『英政府決沒有使中國政府可以想像，英政府對於他們的利益，漠不關心。中英兩國的政府正在繼續用極友誼的精神，討論一切的時事問題。』同年二月二十六日，艾登代表英國政府說：『所們曾經利用每個適宜的機會，以表示本國對於中國的好感，與我們對於中

國的幸福的關心。我沒有理由使我相信，中國的政府與中國的人民並沒有完全領會到我們的這種好意。』同年三月，英政府頗有意與各國合作，借款中國，以援助中國。同年四月，英國應中國政府之請，派遣漢猛將軍(Brigadier-General F. D. Hammond)黎恩(Lean)與戴勒(Taylor)三人至中國，幫助中國政府，改良中國的鐵路制度。六月，因中國的經濟危機日甚，英政府宣佈派遣李滋羅斯(英政府的首席經濟顧問)赴中國，幫助中國解決經濟問題與困難。等到中國政府宣佈法幣政策以後，英國在華的銀行又極力與以幫助。又如最近英國對華借款等等；這些都是英國積極幫助中國的證據。誠然，在一九三四年冬季以前，英國也曾經有援助中國的行動，然而積極的，有計劃的，大規模的援助，却是一九三四年冬季以後的事。這是英國遠東政策轉變的證據，這也是轉變後的英國遠東政策的一端。

關於一九三四年冬季以後，英國與美國合作，以阻日本前進的證據，我們可以舉出下列的事實：(一)關於滿洲煤油專賣問題，英政府的發言人曾承認與美國「密

切的往來」已如前述。(二)一九三五年五月底平津問題發生以後，英外相賀爾於六月十九日在下院中宣稱：關於這次的事件，我們正在與美國詳密的交換意見。(三)同年冬季，華北五省自治正在高唱入雲的時候，英外相賀爾於十二月五日在下院中發表演說，警告日本：『許多報告都說有日本的代理人在活動，並且最近日本軍隊調動也被認為與自治運動有關。這些報告使英政府很為焦慮，因此我們訓令駐東京的英國代表，通知日本政府，告以我們的關心，並且告訴(他們)，我們歡迎一個關於日本政策的明白表示。英國代表所得的答覆是：「自治運動是一個純粹中國人的運動……日本預備以軍力干涉的謠傳是完全沒有根據的。我只能認為，許多事件的發生，不論牠於真實性如何，竟引起他人相信，日本的勢力被用以影響到中國內部政治的發展與行政的支配的形成，那是不幸的。任何傾向於造成這種信心的事件，只能損害日本的尊嚴，並阻礙我們所希望的日本和她的鄰國與友邦間，相互的極友誼的關係的發展。」同日美國國務卿赫爾(Hull)發表一個公開的宣言，聲明美國仍

然遵守她的傳統的政策，並「正在密切注意（華北的）事件。」英美兩國政府於同日宣言，這決不是偶然的。在一九三四年冬季以前，英政府雖曾與美國維持相當的合作，然而那只是消極的。上面已經說過，當一九三二年一月七日美國政府發表覺書的時候，英政府說他沒有發表同樣覺書的必要。同年二月，美政府主張引用九國公約英政府的表示極為模稜。從這以前，當榆關事變，當熱河戰時，當塘沽協定以前，我們都找不出英國與美國竭誠合作的任何證據。直到一九三四年四月十七日天羽聲明的時候，英政府的代言人尙在說，我們沒有與美國合作的必要。英政府積極的與美國合作，以阻止日本前進，這又是一九三四年冬季以後的事。這是英國遠東政策轉變的證據，這也是轉變後的英國遠東政策的一端。

關於一九三四年冬季以後，英國努力調停於中日兩國之間的證據是：（一）自從一九三四年冬季以後，英政府雖然一方面積極的援助中國，一方面積極的與美國合作，以阻止日本的前進，但是英政府代言人發表的意見，始終是希望中日兩國間的

爭端能夠早日和平解決的。(二)當一九三五年三月英國政府想借款與中國，與同年六月英政府派遣李滋羅斯來華的時候，英國政府都曾與有關各國(包括日本在內)政府接洽，希冀合作的。這足以證明，英國並沒有將日本除外，而希望中日兩國都能夠依着英政府的計劃妥協的。(三)李滋羅斯東來的使命，是一切與中國財政情形有關的問題，都在他的調查策劃之列；而英國政府的看法，是要想穩定中國的財政，最好是由有關各國(包括日本在內)合作，援助中國。同時，我們應當記得，李滋羅斯的東來，是先到日本的。而且英外相賀爾也曾經在下院中(十月)正式承認，英政府希望中日兩國間的關係良好，因此李滋羅斯曾經與中國政府討論中日關係的問題。我們於是也可以猜想到，李滋羅斯過日本的時候，必定也曾與日本政府討論過這個問題。

至于英政府對於中日兩國間調停的主張，關於這事的證據，就比較難找了。然而這種證據，也不是絕對找不到，至少我們可以找着許多間接的證據。我在上面曾

經說，英國對於中日兩國間調停的主張：是承認九國公約簽訂時的狀況已有變遷，甚至于承認東三省或東北四省的現狀；但日本不得再向前進，應當尊重中國的領土與行政的完整（也許包括退出華北），維持中國境內門戶開放原則英國不願日本再向前進，要日本尊重中國的領土與行政的完整（至少除東北四省以外），並實行遵中國境內門戶開放原則——這一層從英國政府發言人發表的談話，以及我在上面所敘述的事實中，都可以看出來的。至于英政府願意給予日本的交換條件——這一層，我想我們可以用下述的事件證明。一九三五年十月二十四日，在下院中有人問，關於李滋羅斯爵士對於中國政府的建議——關於承認滿洲的現狀，以改進中日兩國間的關係的問題的建議，外部接到了什麼消息？這種建議是否已得英政府同意而提出的？當時的英外長賀爾回答說：『英政府願意中日關係良好。李滋羅斯爵士曾經因中日關係的問題影響到（她的）使命，而聯帶的（與中國政府）討論那個問題；在此種討論時，中國政府對於滿洲問題的態度自然也談到了。但是英國政府或李滋羅斯爵士

個人，都沒有強勸中國政府承認滿洲境內現存的政局。」同年十二月五日，奧斯丁張伯倫在下院中說：「我們現在已經到了一個無法解決的關頭。「滿洲國」現在仍在繼續，而且在加強。在我們可以看得見的將來的期中，中國收回她的機會簡直可以說是沒有……我敢斗膽的說；我們應當鼓勵中國，試與日本政府成立一個協定，並穩定這種狀況，因為我有把握，在「滿洲國」的地位沒有正式規定以前，威脅中國本部的危險必將繼續；並且直到那個問題（「滿洲國」問題）解決以後，我們不能感覺中國本身是真正安全的。這就是我所要說的關於中國與遠東事件的一切；我不敢肯定的說，那是一個很受歡迎的主張。」

張伯倫所說的是他個人的意見。所以說得較為明顯。但是我們不要忘記他是保守黨中的要人。賀爾是代表政府發言的，所以他的話較為含糊。其實兩人話中的內容是可以彼此相互闡明的。直截了當的說，英國現時的政策是保存中國，保存華北，不願日本再進。日本若願和平解決，則英國可以遷就，並勸中國遷就東北四省的

現狀。這是和平的代價，這是折衷政策的精義。與其說是英國現在贊助日本，毋寧說是英國現在贊助中國。與其說是英國贊助中國，毋寧說是英國爲自己着想。直到作者寫此文時，英政府的遠東政策似乎尚無多大變化。

九 結論

五年來的英國遠東政策不是一件很簡單的事。在現時，各國於此事的檔案都還沒有公開（除美國公開一部份），我們要想下最後的結論，自然太早。然而作者從各種現有的材料中，所找得的結論，却有如上述，簡單的說，當「九一八」事變發生時，英國國內正是保守黨當權的時候，經濟問題極爲嚴重。英國對外的關係，在當時，與美國的關係不算很好；與俄國的關係，無異對立；與中國的關係，因中國頻年內戰，北伐時的與英國爲難等等，也極惡劣；而與日本的關係，則較與上述任何國家好得多。加以英帝國的遠東的國防，較之在任何他處爲弱。在過去三十年中，英

國在遠東與太平洋方面利益的保障，大部靠與日本成立同盟或諒解。因此在「一九一八」事變發生之初，英政府是表同情於日本的，深信日本有不得已的苦衷，並相信日本的宣言，日軍不久將退出所佔的各地。

事實的演進，使英政府不能不決定一個政策。英政府在一九三一年十月底十一月初間所決定的辦法，是與日本成立諒解，英國不干涉日本在東三省的行動，日本承認不侵犯英國在華的利益，不違犯中國境內的門戶開放原則。其後英政府甚至於願意承認，只要日本在表面上顧全各種盟約公約的規定，就是東三省境內有了自治或半獨立的政府出現，英政府也可以不表反對，英政府決定這種政策的原因，頗為複雜。理由是：（一）英日兩國間過去的感情很好；（二）英俄兩國間過去的感情很壞，日本進入東三省以後，可以抵制蘇俄在遠東的活動；（三）中國頻年的內亂與前幾年的反英運動，使英國感覺不滿；（四）英國當時國內的困難很多；（五）當時若要阻止日本的行動，只有英美兩國有此力量。但是美國國內的憲法問題，使美國對外交

策不易捉摸，英政府決定無意單獨負此責任；（六）英國在遠東的利益需要和平，經濟制裁或武力制裁將使英國的商業受鉅大的損失；（七）日本進入東三省以後，一時將無力侵畧他處。

英政府既然決定了上述的政策，自然不肯一時改變。因此，上海戰爭發生以後，英政府雖然努力調停，但是認爲這是可以與滿洲問題分別解決的。其後日軍既沒有退出各地，反於一九三二年九月承認「滿洲國」，英政府因爲顧全國聯會員國小國的希望，顧全美國的友誼，顧全中國的情感，並顧全英國國內的輿論，遂不得不擁護國聯。加以英帝國全盤的利益與政策原是利在擁護國聯盟約的。當一九三二年三月七日英代表在國聯大會中提議的時候，已經表示了英國擁護國聯的態度。然而在那時英政府尙沒有料到日本會趨於極端的。等到九月；日本承認「滿洲國」以後。英政府始感覺中日間的問題不易解決。西門最後的努力調解終於失敗，因之英政府也只好投票贊成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四日的國聯決議案了。

英代表投票贊成國聯決議案以後，英政府自己也陷入左右為難的地位了。於是只得採取「靜候」的政策，嚴密注意遠東事變的發展。這時英政府政策的表現是：一方面遵守國聯的決議案，不承認「滿洲國」，限制日本前進或更深入中國，阻止遠東的擴大或延長，在國聯範圍內，以技術或其他方法援助中國；一方面竭力避免與日本衝突，儘可能的以維持英日兩國間舊日的友誼；希望將來中日兩國間的爭端解決時，英國的利益並未受任何的損害，且英國與中日兩國間的感情都不至於惡化。這種「靜候」的政策，也就是一種八面玲瓏的「投機」政策。這種政策的能否繼續維持，有一個主要的條件，就是遠東必須要沒有重大的變化。從一九三二年二月到一九三四年冬季，遠東事變的演進雖然沒有停止，但是他的嚴重的情度尚不足以逼迫英國放棄或改變她的「靜候」的或「投機」的政策。榆關事變以後，日本曾經允諾日軍將要退出長城的。熱河與冀東——英人在那裏沒有多大的利益，可以不必因之過分與日本為難。天羽聲明雖然似有害於英國在華的利益，然而後來日本政府自己却正式承

認，英政府對於該聲明的解釋是正確的，日本無意破壞中國境內門戶開放原則。因此英政府直到一九三四年的冬天，尙未感覺有必須改變他們的「靜候」的或「投機」的政策之必要。

一九三四年的冬季以後，情形就大不相同了。十月間，英美日三國的海軍初步談判，於十二月中旬停止了；主要的原因，是英美與日本的想法不一樣。十二月底，日本依約於兩年前通知海約期滿時（一九三六年底，）不再繼續。一九三五年一月，中日兩國在熱察兩省的邊境又發生了衝突，這似乎是，自塘沽協定以來，日軍又想前進的表現。加以在一九三四年冬季，「滿洲國」境內煤油專賣的問題也發生了。這個問題引起英政府對日的嚴重交涉，交涉直到一九三五年四月中尙無結果。從英政府方面看，這個問題是中國境內（包括東北四省）門戶開放原則的試金石。因此，從一九三四年冬季以後，英國認為「靜候」政策有變動的必要了。爲維持中國境內的門戶開放原則，爲阻止日本更深入中國，爲調和英日兩國間商品與海軍的競爭，爲

保全英國在遠東與太平洋方面的利益，英政府不能再「靜候」了。遠東事變的發展已日趨嚴重，「靜候」的政策已「候」到不能再「靜」的時候了。同時，英國國內國外的其他問題與關係，業已轉變。國內經濟與失業的問題業已好轉；英美關係已日益密切，英俄關係也漸轉良好，中國的政府也逐漸強固，到是英日間的關係反日趨惡劣。換句話說，一九三一與一九三二冬春之交，英政府決定遠東政策的各項理由，到一九三四年冬季以後，幾於都完全反過來了。只有英國在遠東的利益需要和平一層，尚無變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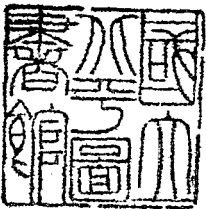
當初決定政策的理由既已改變，因這種理由而決定的政策自然也得改變。這是一九三四年冬季以後英政府改變遠東政策的原因。改變後的英國遠東政策是：（一）積極的援助中國；（二）積極的與美國合作（這兩點都是爲的阻止日本的前進）；（三）努力調停於中日之間，使中日兩國間的問題可以得着全盤的解決（這一點當然與英國在遠東的利益需要和平有關。）英國在遠東——甚至於全世界——的利益既需要

和平，所以英政府願意努力調停於中日兩國之間。英政府既志在調停，所以調停的主張自然不外折衷的辦法。那就是：日本不再侵犯中國的領土主權（也許包括退出華北，）承認中國境內的門戶開放原則；同時中英等國承認九國公約簽訂時的狀況已有變遷，甚至於承認東三省或東北四省的現狀。當然，這只是英政府為調停努力而擬議的主張，不是英政府或英國人民認為必然的主張，更不見得恰合中日美等國的主張。要想和平解決中日間的爭端，自然得設法調停；要想設法調停，自然要拿出調停的辦法來。討價還價，權在當事各方。不過要想和平解決，總得彼此讓步。將來講定的價錢究竟是若干，這要看各方討價還價的本領與力量了。英國這種調停的主張所以還沒有收得效果的原因，固然由於中日兩國間問題的解決，與遠東全盤問題的解決有關，一時不易收得效果。但是英國所擬的價目（就是調停的辦法，）中國認為太高太多，日本也許還認為太低太少，自然也是調停尚無結果的重要原因。

在今日，中日兩國間的問題，與世界上其他間的問題，已幾于密切到不可分

離的程度了。中日兩國間的問題能否解決，如何解決，必定要看將來國際情形以及各國國內情形的變化。簡單的看法與簡單的主張，對於國家是有損無益的。簡單的主戰論者是不能收得他們預期的效果的。拿現在國際的情形來說，英法美等國現正努力于維持世界的和平，想設法解決一切主要的爭端，將德日意三國重行拉回國聯（意大利雖未退盟，但亦未出席。）主張這種政策的國家，最積極的是英國，其次的是法國；美國只是消極的贊助（對於遠東較對於歐洲為關心。）爲實行這種政策，英法等國不惜一方利誘，一方威脅。今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英法送至德國關於西班牙問題的覺書，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又如正在進行中的英意關於地中海的協定（已于一月二日，本文草成後簽訂，）也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在他們的這種努力尙未完全證明成功或失敗以前，首先開戰的國家，是不易得着他們的同情的。他們的希望，是各國現在應當暫維現狀，好讓他們趕緊擴充軍備，並同時運用外交以孤對方的勢力。隨着外交的成功，與軍備的擴充（因財力的關係，德意日三國對於軍備的競爭

，不是英法美三國的對手，）他們爲和平而能運用的壓力亦將增強。大約世界和平與戰爭的關鍵，一九三七年終而爆發了！很明顯而擺在世界人士的眼前了。



民國廿七年五月十月初版

英 國 的 遠 東 政 策

版 權 所 有 · 翻 印 必 究

編 著 者
發 行 者
經 售 處

實 價 國 幣 三 角 五 分

外 準 酌 加 郵 滙 費

黃 叔 良

文 化 書 局
上海法租界

世 界 書 局
香港皇后大道

北 新 書 局
廣州永漢北路

開 明 書 店
廈門中山路

啓 文 書 店
汕頭至平路

578

44803

(12)

